

刊叢學文

# 心的人旅

彥 魯

社版出活生化文



# 旅 人 的 心

魯 彥

有版權

定價二元五角

# 旅人的人心

魯彥作

發行

林文吳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銀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長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嚇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報告 魯迅散文 魯彥散文 黎烈文散文 麗尼散文 沈從文書信 李健吾劇本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二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 目錄

|   |       |     |
|---|-------|-----|
| 一 | 清明    | 一   |
| 二 | 楊梅    | 一〇  |
| 三 | 釣魚    | 一七  |
| 四 | 我們的學校 | 三五  |
| 五 | 旅人的心  | 五一  |
| 六 | 西安印象  | 六二  |
| 七 | 孩子的馬車 | 八八  |
| 八 | 戰場    | 九九  |
| 九 | 雷     | 一〇三 |

## 清 明

晨光還沒有從窗眼裏爬進來，我已鑽出被窩坐着，推着熟睡的母親：

「遲啦，媽，鑼聲響啦！」

母親便突然從夢中坐起，揉着睡眼靜默地傾聽着。

「沒有的！天還沒亮呢！」

「好像敲過去啦。」

於是母親也就不再睡覺，急忙推開窗子，點着燈，給煮早飯了。

「嘉溪上坟去囉……噠噠……五公祀上坟去囉！」待母親將飯煮熟，第一次

的鑼聲才真的響了，一路有人叫喊着從橋頭繞向東芭弄。

我打開門，在清白的晨光中，奔跑到埠頭邊：河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船還沒

有來。

正吃早飯，第二次的鑼聲又響了，敲鑼的人依然大聲的喊着：

『嘉溪上坟去囉……噫……五公祀上坟去囉……』

我匆忙地吃了半碗，便推開碗筷，又跑了出去。這時河邊顯得忙碌了。三只大船已經靠在埠頭，幾個大人正在船中戽水，鋪竹墊擺椅櫈。岸上圍觀着許多大人和小孩，含着緊張的神情。我呆木地站着，心在轆轤地跳動。

『慌什麼呀！飯沒有吃飽，怎麼上山呀？快些回去，再吃一碗！』母親從後面追上了。

『老早吃飽啦！』

『一碗半，怎麼就飽啦！起碼也得吃兩碗回去，回去！』

『吃飽啦就吃飽啦！誰騙你！』我不耐煩的說。

於是母親喃喃地說着走回家裏去了。

埠頭邊的人愈聚愈多，一部分人看熱鬧，一部分人是去參加上祖先的坟的，有些人挑羹飯，有些人提紙錢，有些人探問何時出發，喧鬧忙亂，彷彿平靜的河水攪起了波浪。我靜默地等着，心中却像河水似的盪漾着。

『加一件背心吧，冷了會生病的呀！』

我轉過頭去，母親又來了，她已經給我拿了一件背心來。

『走起來熱煞啦，還要加背心做什麼拿回去吧！』我搖着頭，回答說。

『老是不聽話！』母親喃喃地埋怨着，用力把我扯了過去，親自給我穿上，扣好了扣子。

這時第三次的鑼聲響了。

『嘉溪上坟去囉……噹噹……五公祀上坟去囉……船要開啦……船要開啦……』

岸上的人紛紛走到船上，我也就跳上了船頭。

「什麼要緊呀！母親又叫着說了。『船頭坐不得的……船艙裏去……聽見嗎？』」

我只得跳到船頭與船艙的中間，坐在插繃桿的旁邊。但是母親仍不放心，她又在叫喊了：

「坐到船底上去，再進去一點！那裏會給繃桿打下河去的呀！」

「不會的！愁什麼！」我不快活地瞪着眼睛說。

「真不聽話……阿成叔，煩你照顧照顧這孩子吧！」她對着坐在我身邊的阿成叔說。

「那自然，你放心好啦！你回去吧！」

但是母親仍不放心，站在河邊等着船開走。

這時三只大船裏都已坐滿了人，放滿了東西。還不時有人上下，船在微微的左右傾側着。

『天會落雨呢！』

『不會的！』

『我已帶了雨傘。』

『我連木屐也帶上了。』

船上忽然有些人這樣說了起來。我抬頭望着天上，天色略帶一點陰沉，雲在空中緩慢地移動着，遠遠的東邊映照着山後的陽光。

『開船啦！開船啦！……噤，……』這是最後一次的鑼聲了，敲鑼的接着走上我們這只最後開的船。搖船的開始解纜了。

我往岸上望去，母親已經不在岸上，不知什麼時候走的。我喜歡坐在船頭上，這時便又扶着船邊，從人叢中向前擠了兩三步。

『不要動！不要動！會掉下水裏去！』阿成叔叫着，但他已經遲了。

『好吧，好吧！以後可再不要動啦！』搖船的把船撐開岸，叫着說。



「你這孩子好大膽……再不要動啦！」我身邊一個祖公輩的責備似的說了，  
「你看你媽又來了哪！」

我把眼光轉到岸上，母親果然又來了。她左手挾着一柄紙傘，搖着右手，叫着搖船的人慌急地移動着脚步。一顛一簸，好像立刻要栽倒似的追撲了過來。

「船慢點開……阿連叔……還有一把傘給小孩……」

但這時船已駛到河的中心，在岸上拉繮的已經彎着背跑着，船已囑囑的破浪前進了。

「算啦算啦！不會下雨的！」搖船的阿連叔一面用力扳着櫓，一面大聲的 answering 母親着慌了，她愈加急促地沿着船行的方向奔跑起來，一路搖着手，叫着「要落雨的呀……拉繮的是誰……慢點走哪！」

我在船上望見她踉蹌得快跌倒了，着了急，忽然站了起來，用力踢着船沿，船突然傾側幾下，滿船的人慌了，這才大家齊聲的大喊，阻住了拉繮的人。

『交給我吧到了橋邊會遞給他的。』一個拉繆的跑回來，向母親接了傘，顯出不快樂的神情。

這時母親已跑到和船相並的地方站住了。我看見她一臉通紅，額上像滴着汗珠，喘着氣。

『真是多事，那裏會落雨！落了雨又有什麼要緊！』我暗暗的埋怨着，又大聲叫着說：『回去吧，媽！』

『好回去啦，好回去啦！』船上的人也叫着，都顯出不很高興的神情。船又開着走了。母親還站在那裏望着一直到船轉了灣。

兩岸的綠草漸漸多了起來，岸上的屋子漸漸少了。河水平靜而且碧綠，只在船頭下嗶嗶地響着，在船的兩邊翻起了輕快的分水波浪。船朝着拉繆的方向傾側着。一根直的竹做的繆桿這時已成了弓形，不時發出格格的聲音，頂上綰着的繆繩時時顫動着，一鬆一緊地拖住了岸上三個將要前仆的人的背，搖櫓的人側着櫓推着。

扳着，船尾發出劈拍的聲音。有些地方大樹當住了繚路，或者船在十字河口須轉方向，拉繚的人，便收了繚繩，跳到船上，搖櫓的人開始用船尾的大櫓撥動着水，船像搖籃似的左右盪漾着慢慢前進。

一灣又一灣，一村又一村，嘉溪山漸漸近了，最先走過獅子似的山外的小山，隨後從山峽中駛了進去。這裏的河面反而特別寬了，水流急了起來，淺灘中露着一堆堆的沙石。我們的船一直駛到河道的盡頭，船頭衝上了沙灘，現在船上的人全上岸了。我和幾個十幾歲的同伴早已在船上脫了鞋襪，捲起了褲腳，不走山路，却從沁人的清涼的溪水裏走向山上去，一面叫着跳着，像是籠裏逃出來的小鳥。

祖先的故墓是在山麓的上部，那裏生滿了松樹和柏樹。我們幾個孩子先在樹林中跑了幾個圈子，聽見爆竹和鑼聲，才到坟前拜了一拜，拿了一枚竹籤，好帶回家裏去換點心。隨後跑向松樹林中，爬了上去採松花，裝滿了衣袋，兜滿了前襟，聽見爆竹和鑼聲又一直奔下山坡，到莊家那裏去吃午飯。這時肚子特別餓了，跑到莊前就

遠遠地，聞到了午飯的香氣。我平常最愛吃的是毛筍烤鹹菜，這時桌上最多的正是這一樣菜，便站在長桌旁，擠在大人們的身邊，開始吃了起來。飯雖然粗硬，菜雖然冷，却覺得特別的有味，一連吃了三粗碗飯，筷子一去，又往附近去跑了。隆重的熱鬧的掃墓典禮，我只到墳邊學樣地拜了一拜，我的目的却在遊玩。但也並不知道遊玩，只覺得自由快樂，到處亂跑着。

回家的鑼聲又響時，果然落雨了。牠像霧一樣，細細的襲了過來。我挾着雨傘，並不使用，披着一身細雨，踏着溪流，歡樂的回到了泊船的河灘上。

清明節就是這樣的完了。牠在我是一個最歡樂的季節。

## 楊梅

過完了長期的蟄伏生活，眼看着新黃嫩綠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懷中，發洩胸中的鬱抑，却忽然病了。

唉，忽然病了。

我這粗壯的軀殼，不知道經過了多少炎夏和嚴冬，被輪船和火車拋擲過多少次海角與天涯，嘗受過多少辛勞與艱苦，從來不知道顫慄或疲倦的呵，現在却呆木地躺在床上，不能隨意的轉側了。

尤其是這軀殼內的這一顆心。牠歷年可是鐵一樣的。對着眼前的艱苦，牠不會畏縮；對着未來的憧憬，牠不肯絕望。對着過去的痛苦，牠不願回憶的呵。然而現在，牠却儘管淒涼地往復的想了。

唉，唉，可悲呵，這病着的軀殼的病着的心。

尤其是對着這細雨連綿的春天。

這雨，落在西北，可不全像江南的故鄉的雨嗎？細細的，絲一樣，若斷若續的。

故鄉的雨，故鄉的天，故鄉的山河和田野……還有那蔚藍中襯着整齊的金黃的菜花的春天，藤黃的稻穗帶着可愛的氣息的夏天，蟋蟀和紡織娘們在濡濕的草中唱着詩的秋天，小船吱吱地觸着沉默的薄冰的冬天……還有那熟識的道路，還有那親密的故居……

不，不，我不想這些，我現在不能回去，而且是病着，我得讓我的心平靜，恢復我過去的鐵一般的堅硬，告訴自己：這雨是落在西北，不是故鄉的雨——而且不像春天的雨，却像夏天的雨。

不要那樣想吧，我的可憐的心呵，我的頭正像夏天的烈日下的汽油缸，將要炸裂了，我的嘴唇正乾燥得將要迸出火花來了呢。讓這夏天的雨來壓下我頭部的炎



熱，讓……讓……

唉，唉，就說是故鄉的楊梅吧……牠正是在類似這樣的雨天成熟的呵。

故鄉的食物，我沒有比這更喜歡的了。倘若我愛故鄉，不如就說我完全是愛的這叫做楊梅的果子吧。

呵，相思的楊梅！牠有着多麼驚異的形狀，多麼可愛的顏色，多麼甜美的滋味呀。牠是圓的，和大的龍眼一樣大小，遠看並不希奇，拿到手裏，原來牠是遍身生着刺的哩。這並非是牠的殼，這就是牠的肉。不知道的人，一定以為這滿身生着刺的果子是不能進口的了，否則也須用什麼刀子削去那刺的尖端的吧？然而這是過慮。牠原來是希望人家愛牠吃牠的。只要等牠漸漸長熟，牠的刺也漸漸軟了，平了。那時放到嘴裏，軟滑之外還帶着什麼感覺呢？沒有人能想得到，牠還保存着牠的特點，每一根刺平滑地在舌尖上觸了過去，細膩柔軟而且親切——這好比最甜蜜的吻，使人

迷醉呵。

顏色更可愛呢。牠最先是淡紅的，像嬌嫩的嬰兒的面頰，隨後變成了深紅，像是處女的害羞，最後黑紅了——不，我們說牠是黑的。然而牠並不是黑，也不是黑紅。原來是紅的太紅了，所以像是黑。輕輕的啄開牠，我們就看見了那新鮮紅嫩的內部，同時我們已染上了一嘴的紅水。說牠新鮮紅嫩，有的人也許以為一定像貴妃的肉色似的荔枝吧？噯，那就錯了。荔枝的光色是呆板的，像玻璃，像魚目；楊梅的光色却是生動的，像映着朝霞的露水呢。

滋味嗎？沒有十分成熟是酸帶甜，成熟了便單是甜。這甜味可決不使人討厭，但愛吃甜味的人嘗了一下捨不得去掉，就連不愛吃甜味的人也會完全給牠吸引住，越吃越愛吃。牠是甜的，然而又依然是酸的，而這酸味，我們須待吃飽了楊梅以後，再吃別的東西的時候才能領會得到。那時我們才知道自己的牙齒酸了，軟了，連豆腐也咬不下了，於是我們才恍然悟到剛才吃多了酸的楊梅。我們知道這個，然而我們仍然愛牠，我們仍須吃一個大飽。牠真是世上最迷人的東西。

唉，唉，故鄉的楊梅呵。

細雨如絲的時節，人家把牠一船一船的載來，一担一担的挑來，我們一籃一籃的買了進來，掛一籃在簷口下，放一籃在水缸蓋上，倒上一臉盆，用冷水一洗，一顆一顆的放進嘴裏，一面還沒有吃了，一面又早已從臉盆裏拿起了一顆，一口氣吃了一二十顆，有時來不及把牠的核一吐出來，便一直吞進了肚裏。

『生了蟲呢……蛇吃過了呢……』母親看見我們吃得快，吃得多，便這樣的說了起來，要我們仔細的看一看，多多的洗一番。

但我們並不管這些，牠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越吃越快了。

『好吃好吃！』我們心裏這樣想着，嘴裏卻沒有餘暇說話，待肚子脹上加脹，脹上加脹，眼看着一臉盆的楊梅，吃得一顆也不留，這才呆笨地挺着肚子，走了開去，嘆氣似的噓出一聲「咳」來……

唉，可愛的故鄉的楊梅呵。

一年，二年……我已有十六七年不曾嘗到牠的滋味了。偶而回到故鄉，不是在嚴寒的冬天，便是在酷熱的夏天，或者楊梅還未成熟，或者楊梅已經落完了。這中間，曾經有兩次，在異地見到過楊梅，比故鄉的小，比故鄉的酸，顏色又不及故鄉的紅。我想回味過去，把牠買了許多來。

『長在樹上，有蟲爬過，有蛇吃過呢……』

我現在成了大人，有了知識，愛惜自己的生命甚于楊梅了。我用沸滾的開水去細細的洗楊梅，覺得還不夠消除那上面的微菌似的。

於是牠不但更不像故鄉的，簡直不是楊梅了。我只嘗了一二顆，便不再吃下去。最後一次我終於在離故鄉不遠的地方見到了可愛的故鄉的楊梅。

然而又因為我成了大人，有了知識，愛惜自己的生命甚于楊梅，偶然發現一條小蟲，也就拒絕了回味的歡愉。

現在我的味覺也顯然改變了，即使回到故鄉，遇到細雨如絲的楊梅時節，即使

並不害怕從前的那種吃法，我的舌頭應該感覺不出從前的那種美味了，我的牙齒應該不會像從前似的能夠容忍那酸性了。

唉，故鄉離開我愈遠了。

我們中間橫着許多鴻溝，那不是千萬里的山河的阻隔，那是……

唉，我到底病了。我爲什麼要想到這些呢？

看呵，這眼前的如絲的細雨不是若斷若續的落在西北的春天裏嗎？

## 釣魚

故鄉隨筆

秋天早已來了，故鄉的氣候却還在夏天里。

那些特殊的漁夫，便是最好的例證。

那是一些十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孩子，和十六歲以上的青年以及四五十歲的將近老年的男子。他們像埋伏的哨兵似的，從村前到村後，佔據着兩邊彎彎曲曲的河岸。孩子們五六成羣的多在埠頭上蹲着，坐着，或者伏着，把頭伸在水面上，窺着水中石縫間的魚蝦。他們的釣竿是粗糙的，短小的，用細小的黃銅絲做的小鉤，小鉤上串着黑色的小蚯蚓，用鷄毛做浮子，用細綫穿着。河蝦是他們唯一的目的物。



有時他們的頭相碰了，釣線和釣線相纏了，這個的脚踢翻了那個的蝦盆，便互相咒罵起來，廝打起來。青年們三三兩兩的或站在河灘的淺處，或坐在水車盡頭上，或蹲在船邊，一面望着水面的浮子，一面時高時低的笑語着。他們的釣竿是柔軟的細長的，一節一節青黑相間，顯得特別美麗。他們用鵝毛做浮子，用絲線穿着，用針做成鉤子。鉤子上串着紅色的大蚯蚓。鯽魚是他們的目的物。老年人多是單獨的佔據一處，坐在極小的板凳上，支着紙傘或布傘，靜默得像打瞌睡似的望着水面的浮子。他們的釣竿和青年們的一樣，但很少像青年們的那樣美麗。他們的目的物也是鯽魚。在這三種人之外，有時還有幾個中年的男子，背着粗大的釣竿，每節用黃銅絲包紮着，發着閃耀的光，用粗大的絃線穿着一大串長而且粗的浮子，把絃線捲在洋紗車筒上，把車筒釘在釣竿的根上，鉤子是兩枚或三枚的大鐵鉤，用染黑的銅絲緊繫着，不用食餌。他們像巡邏兵似的，在河岸上慢慢的走着，注意着水面。那里起了泡沫，他們便把鉤子輕輕的墜下去，等待魚兒的誤觸。鯉魚是他們的目的物。

說他們是漁夫，實際上却全不是。真正的漁夫是有着許多更有保證的方法捕捉魚蝦的。現在這羣漁夫，大人們不過是因爲閒散，青年們和孩子們因爲感覺到興趣濃厚罷了。有些人甚至並不愛吃這些東西，釣上了，把牠們養在水缸里。

我從前就是那樣的一個漁夫。我不但不愛吃魚，連聞到有些魚的氣息也要作嘔的。河蝦也只能勉強嘗兩三只。但我小時却是一個有名的善釣魚蝦的孩子。

我們的老屋在這村莊的中央，一邊是橋，橋的兩頭是街道，正是最熱鬧的地方。河水由南而北，在我們老屋的東邊經過。這裏的河岸都用亂石堆嵌出來，石洞最多，河蝦也最多。每年一到夏天，河水漸漸淺了，清了，從岸上可以透澈地看到近處的河底。早晨的太陽從東邊射過來，石洞口的蝦便開始活潑地爬行。伏在岸上往下望，連一根一根的蝦鬚也清晰地看得見。

這時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我也開始忙碌了。從柴堆里選了一根最直的小竹竿，砍去了旁枝和杈杈，在煤油燈上把彎曲的竹節炙直了，拴上一截線。從屋角里找

出鷄毛來，扯去了管旁的細毛，把鷄毛管剪成幾分長的五截，穿在線上，加上小小的錫塊，用銅絲捻成小鉤，釣竿就成功了。然後在水缸旁陰濕的泥地，掘出許多黑色的小蚯蚓，用竹管或破碗裝了，拿着一只小水筒，就到牆外的河岸上去。

『又要忙啦！釣來了給誰吃呀！』母親每次總是這樣的說。

但我早已笑嘻嘻地跑出了大門。

把鉤子沉在岸邊的水里，讓蝦兒們自己來上鉤，是很慢的，我不愛這樣。我愛伏在岸上，把釣竿放下，不看浮子，單提着線，對着一個一個的石洞口，上下左右的牽動那串着蚯蚓的鉤子。這樣，洞內洞外的蝦兒立刻就被引來了。牠頗聰明，並不立刻就串着蚯蚓的鉤子往嘴里送，牠只是先用大鉗撥動着，作一次試驗。倘若這時浮子在水面，就現出微微的抖動，把線提起來，牠便立刻放鬆了。但我只把線微微的牽動，引起牠捨不得的慾望，牠反用大鉗鉤緊了，扯到嘴邊去。但這時牠也還並不往嘴里送，似在作第二次試驗，把鉤子一推一拉的動着，於是浮子在水面，便跟着一上一下

的浮沉起來。我只再把線牽得緊一點，牠這才把鉤子拉得緊緊的往嘴里送了。然而倘若憑着浮子的浮沉，是常常會脫鉤的。有些聰明的蝦兒常常不把鉤子的尖頭放進嘴里去，牠們只咬着鉤子的彎角處。見到這種吃法的蝦子，我便把線搓動着，一緊一鬆的牽扯，使鉤尖正對着牠的嘴巴。看見牠彷彿吞進去了，但也還不能立刻提起線來，有時還須把線輕輕地牽到牠的反面，讓鉤子扎住牠的嘴角，然後用力一提，牠才嘶嘶的彈着水，到了岸上。

把鉤子從蝦嘴里拿出來，把蝦兒養在小水筒里，取了一條新鮮的小蚯蚓，放在左手心上，輕輕地用右手拍了兩下，拍死了，便把舊的去掉，換上新的，放下水里，第二只蝦子又很快的上鉤了。同一個石洞里，常常住着好幾只蝦子，洞外又有許多游擊隊似的蝦兒爬行着：腹上滿貯着蝦子的老實的雌蝦，全身長着綠苔的兇狠的老蝦，清潔透明的活潑的小蝦。牠們都一一的上了我的鉤，進了我的小水筒。

「你這孩子真會釣，這許多！」大人們望了一望我的小水筒，都這樣稱讚說。

到了中午，我的小水筒里已經裝滿了。

「看你怎樣吃得！……」母親又歡喜又埋怨的說。

她給我在飯鍋里蒸了五六只，但我照例的只勉強吃了一半，有時甚至咬了半只就停筷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水筒里的蝦兒呆的呆了，白的白了，很少能夠養得活。母親只好把牠們煮熟了，送給隔壁的人家吃。因為她和我姊姊是比我更不愛吃的。

「你只是給人家釣，還要我賠柴賠鹽賠油葱！」她老是這樣的埋怨我。「算了，吧，大熱天，坐在房子里不好嗎？你看你面孔，你頭頸，全晒黑啦！」

但我又早已拿着釣竿，蚯蚓，提着水筒悄悄的走到河邊去了。

夏天一到，沒有什麼比這更快樂。空水筒出去，滿水筒回來。一隻大的，一隻小的，一隻雌的，一隻雄的，嘶嘶彈着水從河里提上來上下左右疊着堆着。

直至秋天來到，天氣轉涼了，河水大了，蝦兒們躲進石洞里，不大出來，我也就把

釣竿藏了起來。但這時母親却惡狠狠的把我的釣竿折成了兩三段，當柴燒了。

『還留到明年嗎？一年比一年大啦，明年還要釣蝦嗎？明年再釣蝦不給你讀書啦，把你送給漁翁，一生捕魚過活……』

我默默地不做聲，惋惜地望着灶火中嘩剝地響着的斷釣竿。

待下一年的夏天到時，我的新釣竿又做成了：比上年的長，比上年的直，比上年的美麗，釣來的蝦也比上年的多。母親老是說着照樣的話，老是把蝦兒煮熟了送給人家吃。

十六歲那一年，我的釣竿突然比我身體高了好幾尺。我要開始釣魚了。

兩個和我最要好的同族的哥哥，一個叫做阿成哥，一個叫做阿華哥，替我做成了釣魚竿。竹竿，浮子，鉤子，錫塊，全是他們的東西，我只拿了母親一根絲線。做這釣竿的工廠就在阿華哥的家里，母親全不知道。直至一切都做好了，我才背着那節節青黑相間的又粗長又柔軟的釣竿，笑嘻嘻地走到家里來。



『媽……』我高興地提高聲音叫着，不說別的話。

我把背在肩上的釣竿豎起來，預備放下的時候，竿梢觸着了頂上的天花板，發出悉率悉率的聲音。我彷彿覺得自己長大了許多，親手觸着了天花板似的。

這時母親從厨房里走出來了。她驚訝地呆了許久。像喜歡又像生氣的瞪着眼望了望我的釣竿，又望了望我的全身。

過了一會，她的臉色漸漸沉下，顯得憂鬱的樣子，嘆了一口氣，說了：

『咳！十六歲啦，看你長得多麼高啦，還不學好！難道真的一生釣魚過活嗎……』

她哽咽起來，默然走進了廚房。

我給她嚇了一跳，輕輕把釣竿放下，呆了半天，不敢到厨房里去見她。過了許久，我獨自走到樓上讀書去了。

但釣竿就在腳下，只隔着一層樓板，彷彿牠時刻在推我的腳底，使我不能安靜。第二天早飯後，趁着母親在厨房里收拾碗筷，我終於暗地里背着我的可愛的

釣竿出去了。

阿華哥正拿着鋤頭到鄰近的屋邊去掘蚯蚓，我便跟了去，分了他幾條。又從他那里拿了一點糠灰，用水拌濕了走到河邊，用釣竿比一比遠近，試一試河水的深淺，把一團糠灰丟了下去。看着牠慢慢沉下去，一路融散，在河邊做了一個記號，把釣竿放在阿華哥家里，又悄悄的跑到自己的家里。

母親似乎並沒注意到釣竿已經不在家里了，但問我到那里去跑了一趟。我用別的話支吾了開去，便到樓上大聲地讀了一會書。

過了一刻鐘，估計着去糠灰的地方，一定集合了許多魚兒，我又悄悄地下了樓，溜了出去，到阿華哥家里背了我的釣竿。

這時去過糠灰的河中，果然聚集了許多魚兒了。從水面的泡沫，可以看得出來。牠們繼續不斷的這里一個，那里一個，亮晶晶地珠子似的滾到了水面。單獨的是鯽魚，成羣的大泡沫有着游行性的是鯉魚，成羣的細泡沫有着固定性的是甲魚。

我把大蚯蚓拍死，串在鉤子上，捲開線，往那水泡最多的地方去了。下去，然後一手提着釣竿，靜靜地站在岸上，注視着浮子的動靜。

水面平靜得和鏡子一樣。七粒浮子有三粒沉在水中，連極細微的顫動也看得見。離開河邊幾尺遠，蝦兒和小魚是不去的。紅色的蚯蚓不是鯉魚和甲魚所愛吃。愛吃的只有鯽魚。牠的吃法，可以從浮子上看出來：最先，浮子輕微地有節拍地抖了幾下，這是牠的試驗，釣竿不能動。一動，牠就走了；隨後水面上的浮子，一粒或半粒，沉了下去，又浮了上來，反覆了幾次，這是牠把鉤子吸進嘴邊又吐了出來，釣竿仍不能動，一動，尚未深入的鉤子就從牠的嘴邊溜脫了；最後，水面的浮子，兩三粒一起的突然往下沉了下去，又即刻一起浮了上來，這是牠完全把鉤子吞了進去，拖着往上跑的時候，可以迅速地把竿子提起來；倘若慢了一刻，等本來沉在水下的三粒浮子也送上水面，牠就已吃去了蚯蚓，脫了鉤了。

我知道這一切，眼快手快，第一次不到十分鐘就釣上了一條相當大的鯽魚。但

同時到底因爲初試用力過猛了一點，使鉤上的魚兒跟着釣線繞了一個極大的圓圈，倘不是立刻往後跳了幾步，魚兒又落到水面，可就脫了鉤了。然而牠雖然沒有落在水面，却已拍的撞在石路上，給打了個半死半活。

於是我歡喜得高舉着釣竿，往家里走去。魚兒仍在釣鉤上，柔軟的竿尖一鬆一緊地顫動着，彷彿蜻蜓點水一樣。

『媽！大魚來啦！大魚來啦！……』我大聲地叫了進去。

走到簷口，抬起頭來原來母親已經站在我右邊的後方，驚訝地望着。她這靜默的態度，又使我吃了一驚，一場歡喜給她打散了一大半。我也便不敢做聲，呆呆地立住了。

『果然又去釣魚啦！……』過了一會，她埋怨說：『要是大鯉魚上了鉤把你拖下河里去怎麼辦呢？……』

『那不會拖牠不上來，去掉釣竿就是！』我立刻打斷她的話，回答說。我知道她

對這事並不嚴重，便索性拿了一只小水筒，又跑出去了。

到了吃中飯的時候，我提了滿滿的一筒回家。下午換了一個地方，又是一滿筒。

『我可不給你殺，我從來不殺生的！』母親說。

然而我並不愛吃，鯽魚是帶着很重的河泥氣的，比海魚還難聞。我把活的養在水缸里，半死的或已死的送給了隣居。

日子多了，母親覺得惋惜，有時便請別人來殺，叫姊姊來烤，強迫我吃，放在我的面前，說：

『自己釣上來的魚，應該格外好吃的，也該嘗一嘗！要不然，我把你釣竿折斷當柴燒啦！』

於是我便不得不忍住了鼻息，鉗起幾根魚邊的葱來，胡亂地撥碎了魚身。待第二頓，我索性把魚碗推開了。牠的氣味實在令人作嘔。母親不吃，姊姊也不吃，終於又送了人。

然而我是快活的，我的興趣全在釣的時候。

十八歲春天，我離開家鄉了。一連五六年，不曾釣過魚，也不曾見過魚。我把我大部份的年月消耗在乾燥的沙漠似的北方。

二十四歲回到故鄉，正在夏天里，河岸的兩邊滿是一班生疎的新的漁夫。我的心突突地跳着，想做一根新的釣竿去參加，終於沒有勇氣。父親母親和周圍的環境支配着我，像都告訴我，我現在成了一個大人了，而且是一個斯文的先生，上等的人物，是不能和孩子們，粗人們一道的。只有我的十二歲的妹妹，她現在繼續着我成了一個有名的釣蝦的人物，我跟着她去，遠遠地站着，穿着文縐縐的長衫，彷彿在監視着她，怕她滾下河去似的，望了一會，但也不敢久了，便匆遽地回到屋里。

直至夏天將盡，我才有了重溫舊夢的機會。

那時我的姊姊帶了兩個孩子，搬到了離我們老屋五里外的一個地方，我到那裏去做了七八天的客人。

她的隔壁是我的一個堂叔的家。我小的時候，這個堂叔是住在我們老屋隔壁的，和我最親熱，和我父親最要好。他約莫比我大了十二三歲，據說我小的時候，就是他抱大的。我只記得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還時常爬到他的身上騎呀背呀的玩。七八年前，因為他要在孀孀的娘家那邊街上開店，他便搬了家。姊姊所以搬到那邊去，也就是因為有他們在那里住着，可以照顧。

這時叔叔已經沒有開店了，在種田。有了兩個孩子。他是沒有一點祖遺的產業的人，開店又虧了本。生活的重担使他變了一點背，臉上起了一些縐紋，他的皮膚被太陽晒成了棕紅色，完全不像六七年前的樣子了。只有他的溫和的笑臉，還依然和從前一樣，見到我總是照樣的非常親熱。他使我忘記了我已是二十幾歲的大人，對他又發出孩子氣來。

他屋前有一簇竹林，不大也不小，幾乎根根都可以做釣魚竿。二十幾步外是一條東西橫貫的河道。因為河的這邊人口比較稀少，河的那邊是曠野，往西五六里便

是大山所以這裡顯得很僻靜，埠頭上很少人洗衣服，河岸上很少行人，河道中也很少船隻。我覺得這裡是最適宜於我釣魚了，便開始對叔叔露出慾望來。

『這一根竹子可以做釣魚竿，叔叔！』我隨意指着一根說。

叔叔笑了，他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搖一搖頭說：

『這根太粗啦。你要釣魚，我給你揀一根最好的。——你從前不是很喜歡釣魚嗎？現在沒事，不妨消消遣。』

我立刻快樂了。我告訴他，我真的想釣魚，在外面住了這許多年，是看不見故鄉這種河道的。隨後我就想親自走到竹林里去，選擇一根好的。

但他立刻阻止我了：

『那裏有刺，你不要進去，我給你砍吧。』

於是他拿了一把菜刀進去了。揀出來的正是一根細長柔軟合宜的竹竿。隨後鵝毛，鈎子，鋤塊他全給我到街上買了來。糠灰，絲線是他家里有的。現在只差蚯蚓了。



『我自己去掘，』我說。

『你找不到，』他說，拿了鋤頭，『這裡只有放糞缸的附近有那種蚯蚓，我看見別人掘到過，那里太髒啦，你不要去，還是我給你去掘吧。』

他說着走了，一定要我在屋內等他。

直至一切都預備齊，我欣喜地背上新的釣竿，預備出發的時候，他又在我手中搶去了小水筒和蚯蚓碗，陪着我到了河邊，隨後他回去了，一會兒拿了一條小凳來。

『坐着吧，腿子要站瘦的哩。』

『好吧，叔叔，你去做你的事，等一會吃我釣上來的魚。』

但他去了一會兒又來了，拿着一頂傘。

『太陽要晒黑的，戴着傘好些。』他說着給我撐了開來。

『我叫你媽媽把鍋子洗乾淨了，等你的魚；我有事去啦。』他這才真的到他的田頭去了。

五六年不見，我和我的叔叔都變了樣了；但我們的兩顆心都沒有變。甚至比以前還親熱，面前的河道雖然換了場面，但河水却更清澈平靜。許久不曾釣魚了，我的技術也還沒有忘却，而且現在更知道享受故鄉的田園的樂趣。一根草，一葉浮萍，一個小水泡，一撮細小的波浪，甚至水中的影子極微的顫動，我都看出了美麗，感到了無限的愉悅。我幾乎完全忘記了我是在釣魚。

一連三天我只釣上了七八條魚。大家說我忘記了，我真的忘記了。

『總是看着山水出神啦，他不是五六年不見這種河道了嗎？』叔叔給我推想說。

只有他最知道我。

然而我們不能長聚，幾天後我不但離別了他，並且離別了故鄉。

又過三年回來我不能再看見我的叔叔。他在一年前吐血死了，顯然是因為負重過多之故。

從那一次到現在，十多年了，爲了生活的重担，我長年在外面奔波着，中間也回到故鄉三次，多是稍住一二星期，便又走了。只有今年，却有了久住的機會。但已像戰鬥場中負傷的兵士似的，嘗遍了太多的苦味，有了老人的思想，對一切都感到空虛。見着叔叔的兩個十幾歲孩子，和自己的六歲孩子，夾雜在河邊許多特殊的漁夫的中間，伏着蹲着，釣蝦釣魚，熙熙攘攘，雖然也偶然感到興趣，走過去躡了一會，但已沒有從前那樣的耐心，可以一天到晚在街頭或河邊呆着。

我也已經沒有欲望再在河邊提着釣竿。我今日也只偶然的感到興奮，咀嚼着過去的滋味。

## 我們的學校

屢次坐着船經過兒時的學校，便給引起了愉悅的回憶。這次因着比較的閑暇，終於高興地趁着路過的機會，上了岸。

大門依然憑着清澈的河水，外面也依然圍着二三尺高的鐵的欄干。只是進了門，看見院子那邊的一個很大的禮堂，覺得生疏了，彷彿從前是沒有的。對着幾個大柱子出了一會神，纔恍然記起了一部分是我們的膳堂，一部分是我們的風雨操場。我們那時約有七八桌的同學和教師，正中的一桌的上位，是我們大家所最尊敬的校長徐先生坐的，現在這裏變了講台，後面掛着孫中山的肖像了。外面放着好幾排椅子的地方，是我們拍球、踢毽子或雨天上體操課的所在。我在這裏消磨的時間最多，每天課後就在這裏踢毽子的。

禮堂上掛着許多圖表。見到歷任教職員一覽表，纔記起了我在這裏做學生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徐校長是在民國四年離校的。

民國四年，在現在看起來，彷彿是一個上古時代了。那時的一切似乎都不如現在的進步文明。我們在學校裏，雖曾經聽過先生說及火車等等的希奇的東西，却決不會想到二十年後的鄉間，天天可以見到汽船、汽車和飛機。時光不知是怎樣過去的。那時期的兒童，現在已經比那時的教師還老大了。我們的教師那裏去了呢？沒有人知道。

禮堂的北邊是教室和寢室，和從前一樣的分配，但那已經不是我們讀書時候的舊式樓房，現在是洋房了，而且也已經略略帶着老的姿態。而前是滿種着花草的花園，記不起來從前是什麼所在了，但總之，那時是沒有花園的。

禮堂的西南，是我們從前的操場，現在給縮少了，多了幾間屋子。再過去是魁星閣，上面塑着魁星的神像的，現在連屋子被拆掉了。

禮堂的南邊從前是一個荒涼的小小的水池，周圍栽着高大的倒垂的楊柳，是我們納涼，散步，和觀魚的所在，現在變了一塊平地，一面蓋着清潔的膳堂，一面成了雅緻的花園。

四處走了一遭，回轉身，幾乎連路徑也記不清楚了。一切都顯得非常的生疏，是學校改了樣子，也是我健忘的緣故吧。然而牠所給我的新的印象仍是良好的，除了那富有詩意的荒涼的小池使我起了一點惋惜以外。

我們這一個學校，豈止是建築方面跟着時代改變了，就連組織和課程也顯得進步了。例如，我們那時是沒有女學生和女教師的，現在早已開放了。從前需要的紙筆是由一位教師代管的，現在有了消費合作社了。從前的理化設備是極其簡單的，現在也擺滿了一間小小的房子。我們那時做的手工是些筆架和旱煙盒，現在陳列在那裏的是飛機，輪船和汽車。我們學的音樂是簡譜，現在代替了五線譜。那時學的是文言，現在的是白話，我們那時不會做文章，學校裏連壁報也沒有，現在有了鉛印

的月刊和半月刊，而且連十一二歲的學生也做起文章和詩了。

這一切給了我不少的新的愉悅，愈使我回味到過去。

我是六歲上學的，進的自然私塾。開筆的先生是一位有名的舉人的得意門生，彷彿是個秀才。他頗嚴厲，但對我不知怎的却比較的寬，很少罵我，也很少打我，只是睜着眼睛從眼鏡邊外瞪着我，我因此反比別的學生更怕他。九歲以前常常哭着賴學，逼得母親把我一直拖過石橋。在那裏挨到十三歲，見到別的孩子在學校裏歡天喜地，自己也就有了轉學的念頭。時常對母親提出要求來。第二年春天，終於讓我插進了一個頗出名的初級小學了。不用說，第一次所進的學校給我的印象是相當的好的，牠比起私塾來，好得太多了。然而牠也使我相當的害怕。教師是拿着藤條上課的，隨時有落在身上的可能。犯了過錯，起碼是半點鐘的面壁。上體操課時，站得不合規矩，便會從後面直踢過來。幸虧我在這裏的時候並不長久，過了半年，我拿着初級小學的畢業文憑走了。

下半年，我就進了這個永不能使我忘記的高等小學。

校長徐先生是一位四十歲以內的中年人。他很謹慎樸素，老是穿着一件青布長衫和黑色馬褂，不愛多說話，不大有笑臉，可也沒有嚴厲的面色，他的房間裏永久統治着靜默和清潔，他走到那裏，靜默就跟到了那裏，而這靜默却不是可怕的恫嚇，冷漠或嚴肅，牠是親切和尊敬。他不常處分學生，有了什麼糾紛，便把大家叫到他的房裏，准許分辯，然後他給了幾句短短的判斷和開導，大家就靜靜的退出了。他比我們睡得遲，也比我們起得早，深夜和清晨，我們常常看見他的房子裏透出燈光來，或者聽到他的磨墨的聲音，在七八個教師中間，他的字寫得最好。他教我們一班的國文，作文卷子改得非常仔細，有了總批還有頂批，他做我們的校長是大家覺得榮幸的事情，而他教我們的國文，更是我們這一班覺得特別榮幸的。

『誰教你們國文呀？我們是徐先生教的！』我們這一班常常驕傲地對別一班的同學說。



但我們不僅喜歡他，我們對於其餘的教員也多相當的喜歡。他從那裏聘來這許多使人滿意的教員，真使我們驚異。一個教理化的教員，現在已經忘記了他姓什麼，只有二十多歲，也不愛說話，一天到晚只看見他拿着儀器在試驗。教動植物的唐先生年紀大了一點，說起話來又莊嚴又談諧。他所採的動植物標本掛滿了教室也掛滿了他的臥室。手工兼音樂的金教員不但做得一手極好的紙的，泥的，竹的小東西，還能做大的籐椅，——聽說後來竟開起籐器店來了——能比他的妻子綉出更美的花來；他唱的很好的西洋歌和京戲，能彈風琴，吹簫笛，拉胡琴，是一個有名的天才。最後是我們特別喜歡的體育教員陳先生了。他有着活潑輕捷的姿態，而又有堅強結實的身體。他教我們啞鈴棒球各種軟柔體操，又教我們背着沉重的木槍跪着放，臥着放。同時在課外，他又教我們少數人撐高，撐遠，和翻槓子。後者是他最拿手的技術。能用各種姿勢在很高的鐵槓上翻幾十個圈子，突然倒跌了下來，單用腳面鉤住槓子，然後又一幌一搖，跳落在一丈多遠的地上。

這幾個教師，不但功課教得好，而且都和徐先生一樣，從來不輕易嚴厲的處分我們。我們每個人都對他們親切而又尊敬，如同對徐先生一樣。我們這一個學校是公立的完全小學，經費最多，規模最大，學生最衆，在附近百里內的鄉間向來是首屈一指的。現在有了這許多好的教師，我們愈加覺得驕傲了。因此我們有一次竟想給我們的學校掙一個大面子，壓倒那唯一出名的縣立高等小學了。

我們的足球練得最好：有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的不怕死的前鋒，有頭頂脚滾球不離身善作派司的左右衛，有一人當關萬夫莫敵的中衛，有拳打脚跌能跳能滾的守門。鄰近鄉間的小學是從來不敢和我們比賽的，我們於是要求和城裏的縣立小學比賽了。

徐先生允許我們去，但他要我們這邊的同學向那邊的學生寫信接洽。我們照着辦了，然而許久得不到回信。我們相信那邊沒有勇氣和實力，愈加非和他們比賽一次壓倒他們不可了。說是要到城裏去，大家早已做了一套新衣服，買了一頂簇新

的草帽，球也練厭了，不去是不願意的。於是幾個選定的球員便秘密地商量起來，主張硬逼那邊和我們比賽。

『人去了，就不怕他們不理，不比賽也就是他們輸了！』

大家都是這樣的想法。但這話在徐先生面前是通不過的，於是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來：寫了一張明信片，由那邊的一個學生具名，答復我們說：『準定某一個禮拜日和我們比賽。這一張明信片就托人帶到城裏去投郵。』

過了兩天，這一張假冒的名信片回來了。我們故意等到星期六的下午拿去給徐先生看，使他不及細細研究。徐先生果然立刻答應我們了。他不派人同我們去，因為這是學生們和學生們的遊戲，不是用學校名義出發的。我們中間的幾個球員已經有十七八歲，而且常去城裏的，他也就放心得下，只叮囑了一番小心。

這時正是快要放暑假的時候，天氣特別熱，我們都只穿着一件單衫。一出校門便一口氣飛跑了五六里，但到得崙下我們走得特別慢了。原因是我們原定的連預

備員在內一起十五個人，其中的一個守門的健將這兩天湊巧請假在家，我們得順道派人去邀他。這個去的人是我們球隊中的領導人，只有他知道那個同學的住處。他叫我們慢些走，他答應岔過一條小嶺，一點鐘後在嶺的那邊可以和我們會合的。然而自他走後，天色漸漸變了。黑雲慢慢騰了起來，雷聲也低低地響了。過了嶺，一路等一路慢慢的走，却不見他們的來到。黑雲已經掩住了太陽，雷聲，電光挾着風來了。我們知道雷雨將到，便只好一口氣趕到前面三里外的涼亭避一下雨。

我們相信他們是會趕來的，無論雨下得怎麼大。然而第一陣雷雨過後許久，却仍不見他們的影子。而同時天色已經快黑了，似乎接着還有第二陣的雷雨，於是我們恐慌起來，便決計一直跑到城裏再說。他們兩個是年紀最大，路徑最熟的，況且這時不到，多半是不來了。

我們不息的飛跑了七八里，過江進城的時候，天已全黑了。在渡船上還淋着了一陣大雨，衣服全是濕碌碌的，一身的冷。

縣立高等小學是什麼樣子，在我們心慌意亂的黑夜中不曾看得清楚，只知道巍岸森嚴的站着一排無窮長的洋房。管門的是一個可怕的印度黑炭。他奇異地而又譏笑地咕嚕着什麼，把我們帶進了會客室。我們告訴他要找幾個學生，他却把校長請來了。

校長是一個矮小的老頭子，滿臉通紅，酒氣撲人，緩慢地拐進了會客室。

『怎麼？你們這批人是那裏的學生？這個時候，有什麼事情呀？』他睜着眼睛從近視眼鏡邊外輕蔑地望着我們，又轉着頭注意看我們的衣衫。

我們合禮地一齊站了起來，行了一個鞠躬。一個年長的同學便囁嚅地說明了來意。

『胡說！』他生了氣，拍着桌子。『要和你們比球，沒有得到我允許，誰敢寫信約你們！我一點不知道！今天禮拜六，學生全回家了，沒有一個人回去吧！誰叫你們來？我不負責任！』

我們給嚇呆了，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來，又冷又餓又疲乏。

一個能幹的同學說話了，他表示賽球的事情明天再說，今晚先讓我們住一夜。

『要我招待嗎？拿校長的信來看！本校從不招待私人的！』

我們中間有人哭了。也有人憤怒了。有幾個人躺倒椅上，翹起腳來，眨着眼，懶洋洋的說：

『不招待，就睡在這裏！這學校是縣立的，又不在你家裏！』

『什麼話！滾出去！你們這些東西！叫巡捕來！』他擊着桌子，氣得混身搖擺起來了。

『啞——』我們一致噓着。

這時有兩個教員進來了，他們似乎在窗子外已經聽了一會，知道了底細，來做好歹的。

『小孩子，不懂事，校長，不要動氣，交給我們辦吧，你去休息休息……』他們拖

住了校長

「喔——嘎——我從來沒碰到過這些小鬼……喔——嘎——」他忽然倒在教員身上嘔吐起來了。滿房部是酒氣。隨後給一個教員拖了出去。

「他吃醉了酒了，你們看，不要生氣。」另一個教員微笑地說，「這裏學生真的回去了。一定要比球只好和中學部比了。明天再說吧。我先給你們安插睡的地方。」於是我們便跟着他到了寢室，說聲多謝，關上門，全身脫得精光的，把濕衣掛在窗口，幾個人一床鑽進了被窩。我們的肚子本來很餓，現在既無飯吃也給氣飽了。

「混賬的校長！」

「該死的畜牲……！」

「狗東西……！」

我們一致罵着，半夜睡不熟覺，微微合了一會眼睛，東方才發白，便一齊起來，決定立刻就走。穿好衣服，拿起筆在牆上塗了許多「打倒狗校長」等等的口號，開開

門，一溜烟的走了。

過了江，天又下雨了，我們吃了一點餅子，恨不得立刻離開那可惡的學校所在的縣城，冒雨飛跑着。雨越下越大，經過好幾個涼亭，我們都不願意耽擱。一直到山脚下，我們的那兩位同學却迎面來了。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沒有帶傘，淋得一身濕漉漉的。原來他們昨晚被家長纏住了，說是天晚了，要下雨，不肯放行。今早還是逃出來的。我們像見到了親哥哥一樣，得到許多安慰，在大雨中緩慢地走着，講着昨晚的事情，一面罵着。

二十幾里路很快就給走完，到學校還只八點鐘，怒氣未消，便索性在泥濘的操場裏踢了一陣球，把怒恨迸發完了，然後到河裏洗了一個澡。

幾天以後，這事情不知怎樣的給我們自己的校長知道了，他忽然把我們十幾個球員叫了去。

『你們比球的事情，我全知道了，』他靜靜的說，一點沒有生氣，彷彿我們沒有



做錯事情一樣，『這樣做法是不好的，無論是個人的品行學校的名譽……以後再是這樣，我只好不幹了……』他靜默了一會，用親切的眼光望着我們，隨後繼續着說，『現在出去吧，細細的去反省……』

我們給呆住了，大家紅着臉，低着頭說不出話來。雖然他已經命令我們走開，我們却依然站着，不敢動彈，彷彿釘住了腳似的。我們犯了多大的過錯，現在全明白了，羞恥而且懊悔。我們願意給他一頓痛罵，或者聽他記過扣分的處分，然而他再也不說什麼了，只重複着說：

『現在出去吧，去靜靜的反省……』

我們這才感動得含着眼淚，靜靜的從他的房子裏退了出來。

『以後再是這樣，我只好不幹了……』

他這句話比石頭還重的壓在我們的心坎上，我們第一次感到了失望的恐怖。不料過了半年，他果然不幹了。聽說是校董方面辭退他的，繼任的人物是初小

部一個老頭子，董事長的族裏人。這個人最沒學問，也最頑固，爲我們平日所最看不起，也爲我們所最討厭的。他一天到晚含着一桿很長的旱煙管，睜着惡狠狠的眼睛，從眼鏡邊外望人家，走起路來一顛一拐，據說有什麼病。他教初小四年級的國文，既講得不清楚，又常常改出錯字來，不許人家問他，問了他，火氣直衝，要記過，要扣分。遇到他值週，大家就恨死了他。一舉一動，都要受他干涉，半夜裏常常在我們的寢室外偷聽。我們叫他做小鬼。

現在他要做校長了，我們這一個學校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幾個好教員聽到這消息，也表示下學期不來了。我們是一致反對未來的變動的，但我們年紀太輕了，不曉得怎樣對付，請願罷課的名字還不曾聽到過。我們只得大家私自相約，下學期如果真的換了那個老頭子做校長，我們也不再到這學校來了。

放了年假，那消息果然成了事實，我們高年級裏有二十幾個人自動地停了學。有些人到城裏或別處轉學的轉學，學商業的學商業，我母親不讓我離開鄉下，既無

高等小學可轉也無職業可學只得聽我息了下來那時我是高小二年級的學生從此就結束了我的學生生活。

時間過得這樣的迅速，一眨眼，二十年過去了。我所愛的教師和同學都和煙一樣的在這大的世界中四散而日消失了。

回憶是愉快的，然而却也充滿着苦味。二十年來，我所經歷的所看到的學校也夠多了，却還沒有一個學校值得我那樣的記憶。現在辦學校的人彷彿聰明得多，管理的方法也進步得多了，但醜惡面也就比從前更加深刻起來。偶然在污穢的垃圾堆中出現一枝小小的蓓蕾，立刻就被新的垃圾蓋了上去，這現象，太可悲了。唉……

## 旅人的心

或是因爲年幼善忘，或是因爲不常見面，我最初幾年中對父親的感情怎樣，一點也記不起來了。至於父親那時對我的愛，却從母親的話裏就可知道。母親近來顯然在深深地記念父親，又加上年紀老了，所以一見到她的小孫兒吃牛奶，就對我說了又說：

「正是這牌子，有一隻老鷹……你從前奶子不夠吃，也吃的這牛奶。你父親真捨得，不曉得給你吃了多少，有一次竟帶了一打來，用木箱子裝着。那是比現在貴得多了。他的收入又比你現在的少……」

不用說，父親是從我出世後就深愛着我的。

但是我自己所能記憶的我對於父親的感情，却是從六七歲起。

父親向來是出遠門的。他每年只回家一次，每次約在家裏住一個月，時期多在年底年初。每次回來總帶了許多東西：肥皂，蠟燭，洋火，布匹，花生，荳油，粉乾……都夠一年的吃用。此外還有專門給我的帽子，衣料，玩具，紙筆，書籍……

我平日最歡喜和姊姊吵架，什麼事情都不能安靜，常常挨了母親的打，也還不肯屈服。但是父親一進門，我就完全改變了，安靜得彷彿天上的神到了我們家裏。我的心裏充滿了畏懼，但又不像對神似的懾於他的權威，却是在畏懼中間藏着無限的喜悅，而這喜悅中間却又藏着說不出的親切的。我現在不再叫喊，甚至不大說話了；我不再跳跑，甚至連走路的地步也十分輕了；什麼事情我該做的，用不着母親說，就自己去做好；什麼事情我該對姊姊退讓的，也全退讓了。我簡直換了一個人，連自己也覺得聰明，誠實，和氣，勤力。

父親從來不對我說半句埋怨話。他有着宏亮而溫和的音調，他的態度是莊重的。但臉上沒有威嚴却是和氣。他每餐都喝一定分量的酒，他的皮膚的血色本來很

好，喝了一點酒，臉上就顯出一種可親的紅光。他愛講故事給我聽，尤其是喝酒的時候常常因此把一頓飯延長了一二個鐘點。他所講的多是他親身的閱歷，沒有一個故事裏不含着誠實、忠厚、勇敢、耐勞。他學過拳術，偶然也打拳給我看，但他接着就講打拳的故事給我聽。學會了這一套不可露鋒芒，只能在萬不得已時用來保護自己。父親雖然不是醫生，但因為祖父是業醫的，遺有許多醫書，他一生就專門研究醫學。他抄寫了許多方子，配了許多藥，贈送人家，常常叫我幫他的忙。因此我們的牆上貼滿了方子，衣櫃裏和抽屜裏滿是大大小小的藥瓶。

一年一度，父親一回來，我彷彿新生了一樣，得到了學好的機會；有事可做也有學問可求。

然而這時間是短促的。將近一個月，他慢慢開始整理他的行裝，一樣一樣的和母親商議着別後一年內的計劃了。

到了遠行的那夜一時前，他先起了床，一面打紮着被包箱夾，一面要母親去預

備早飯。二時後，吃過早飯，就有划船老人在牆外叫喊起來，是父親離家的時候了。

父親和平日一樣，滿臉笑容。他確信他這一年的事業將比往年更好，母親和姊姊雖然眼眶裏貯着惜別的眼淚，但爲了這是一個吉日，終於勉強地把眼淚忍住了。只有我大聲啼哭着，牽着父親的衣襟，跟到了大門外的埠頭上。

父親把我交給母親，在燈籠的光中仔細地走下階級，上了船，船就靜靜地離開了岸。

『進去吧，很快就回來的，好孩子。』父親從船裏伸出頭來說。

船上的燈籠熄了，白茫茫的水面上只顯出一個移動着的黑影。幾分鐘後，牠迅速地消失在幾步外的橋的後面。一陣關閉船篷聲，接着便是漸遠漸低的咕呀咕呀的槳聲。

『進去吧，還在夜裏呀。』過了一會，母親說着，帶了我和姊姊轉了身。『很快就回來了，不聽見嗎？留在家裏，誰去賺錢呢？』

其實我並沒想到把父親留在家裏，我每次是只想跟父親一道出門的。

父親離家老是在夜裏又冷又黑。想起來這旅途很覺可怕。那樣的夜裏，岸上是沒有行人也沒有聲音的，倘使有什麼發現，那就十分之九是可怕的鬼怪或惡獸。尤其是河裏常常起着風，到處都潛着吃人的水鬼。一路所經過的兩岸大部分極其荒涼，這裏一個坟墓，那裏一個棺材，連白天也少有行人。

但父親却平靜地走了，露着微笑。他不畏懼，也不感傷，他常說男子漢要膽大氣寬，而男子漢的眼淚和珍珠一樣寶貴。

一年一年過去着，我漸漸大了，想和父親一道出門的念頭也跟着深起來，甚至對於夜間的旅行起了好奇和羨慕。到了十四五歲，鄉間的生活完全過厭了，倘不是父親時常寄小說書給我，我說不定會背着母親私自出門遠行的。

十七歲那年的春天，我終於達到了我的志願。父親是往江北去，他送我到上海。那時姊姊已出了嫁，生了孩子，母親身邊只留着一個五歲的妹妹。她這次終於遏抑



不住情感，離別前幾天就不時流下眼淚來，到得那天夜裏她傷心的哭了。

但我沒有被她的眼淚所感動。我很久以前聽到我可以出遠門就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日子。那一夜我幾乎沒有合眼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快樂。我滿臉笑容，跟着父親在暗淡的燈籠光中走出了大門。我沒注意母親站在岸上對我的叮囑。一進船，就像脫離了火坑一樣。

『竟有這樣硬心腸，我哭着，他笑着！』

這是母親後來常提起的話。我當時歡喜什麼，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心裏十分的輕鬆，對着未來有着模糊的憧憬，彷彿一切都將是快樂的，光明的。

『牛上軛了！』

別人常在我出門前就這樣的說，像是譏笑我，像是憐憫我，但我不以為意。我覺得那所謂軛是人所應該負擔的。我勇敢地挺了一挺胸部，彷彿樂意地用兩肩承受了那負擔，而且覺得從此纔成爲一個「人」了。

夜是美的。黑暗與沉寂的美。從篷隙裏望出去，看見一幅黑布蒙在天空上，這裏那裏鑲着亮晶晶的珍珠。兩岸上緩慢地往後移動的高大的坟墓彷彿是保護我們的砲壘，平躺着的草絮的和磚蓋的棺木就成了我們的埋伏的衛兵。樹枝上的鳥巢裏不時發出噦噦的拍翅聲和細碎的鳥語，像在慶祝着我們的遠行。河面一片白茫茫的光微微波動着，船像在柔軟輕漾的綢子上滑了過去。船頭下低低地響着淙淙的波聲，接着是咕呀咕呀的前槳聲和有節奏的噦咄噦咄的後槳撥水聲。清冽的水的氣息，重濁的泥土的氣息和複雜的草木的氣息在河面上混合成了一種特殊的親切的香氣。

我們的船彎彎曲曲地前進着，過了一橋又一橋。父親不時告訴着我，這是什麼橋，現在到了什麼地方。我靜默地坐着，聽見前槳暫時停下來，一股寒氣和黑影襲進船裏，知道又過了一個橋。

一小時以後，天色漸漸轉白了，岸上的景物開始露出明顯的輪廓來，船艙裏映

進了一點亮光，稍稍推開篷，可以望見天邊的黑雲慢慢地變成了灰白色，浮在薄亮的空中。前面的山峯隱約地走了出來，然後像一層一層地脫下衣衫似的，按次地露出了山腰和山麓。

「東方發白了，」父親喃喃地唸着。

白光像凝定了一會，接着就迅速地揭開了夜幕，到處都明亮起來。現在連岸上的細小的枝葉也清晰了。星光暗淡着，稀疏着，消失着。白雲增多了，東邊天上的漸漸變成了紫色，紅色。天空變成了藍色。山是青的，這裏那裏迷漫着乳白色的煙雲。

我們的船駛進了山峽裏，兩邊全是繁密的松柏，竹林和一些不知名的常青樹。河水漸漸清淺，兩邊露出石子灘來。前後左右都駛着從各處來的船隻。不久船靠了岸，我們完成了第一段的旅程。

當我踏上埠頭的時候，我發現太陽已在我的背後。這約莫二小時的行進，彷彿我已經趕過了太陽，心裏暗暗地充滿了快樂。

完全是個美麗的早晨。東邊山頭上的天空全紅了。紫紅的雲像是被小孩用毛筆亂塗出的一樣，無意地成了巨大的天使的翅膀。山頂上一團濃雲的中間露出了一个血紅的可愛的緊合着的嘴唇，像在等待着誰去接吻。西邊的最高峯上已經塗上了明耀的光輝。平原上這裏那裏升騰着白色的炊煙，霧一樣。埠頭上忙碌着男女旅客，成羣地往山坡上走了去。挑夫，轎夫，喊着道，追趕着，跟隨着，顯得格外的緊張。

就在這熱鬧中，我跟在父親的後面走上了山坡，第一次遠離故鄉跋涉山水，去探問另一個憧憬着的世界，勇往地肩起了「人」所應負的担子。我的血在飛騰着，我的心是平靜的，平靜中滿含着歡樂。我堅定地相信我將有一个光明的偉大的未來。

但是暴風雨捲着我的旅程，我愈走愈遠離了家鄉，沒有好的消息給母親，也沒有如母親所期待的三年後回到家鄉。一直過了七八年，我纔負着沉重的心，第一次重踏到生長我的土地。那時雖走着出門時的原來路線，但山的兩邊的兩條長的水

路已經改駛了汽船，過嶺時換了洋車。叮叮叮叮的鈴子和嗚嗚的汽笛聲激動着旅人的心。

到得最近，路線完全改變了。山嶺已給剷平，離開我們村莊不遠的地方，開了一條極長的汽車路。她把我們旅行的時間從夜裏二時出發改做了午後二時。然而旅人的心愈加亂了，沒有一刻不是強烈地被震動着。父親出門時是多麼的安靜，舒緩，快樂，有希望。他有十年二十年的計劃，有安定的終身的職業。而我呢？紊亂，匆忙，憂鬱，失望，今天管不着明天，沒有一種安定的生活。

實際上，父親一生是勞碌的，他獨自負荷着家庭的重任，遠離家鄉一直到他七十歲為止。到得將近去世的幾年中，他雖然得到了休息，但還依然克苦地幫着母親治理雜務。然而他一生是快樂的，儘管天災燒去了他親手支起的小屋，儘管我這個做兒子的時時在毀損着他的遺產，因而他也難免起了一點憂鬱，但他的心一直到臨死的時候為止仍是十分平靜的。他相信着自己，也相信着他的兒子。

我呢？我連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的心沒有一刻能夠平靜。

當父親死後二年，深秋的一個夜裏二時，我出發到同一方向的山邊去，船同樣地在柔軟輕漾的綢子似的水面滑着，黑色的天空同樣地鑲着珍珠似的明星，但我的心裏却充滿了煩惱，憂鬱，淒涼，悲哀，和第一次跟着父親出遠門時的我彷彿是兩個人了。

原來我這一次是去掘開父親給自己造成的坟墓，把他永久地安葬的。

## 西安印象

### 一 烏鴉的領土

一九三四年八月底，我離開了炎夏的上海，到了涼秋的西安。這裏是被稱爲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和歷代帝皇的建都所在，而現在又是所謂開發西北的最初的目標，被指定爲陪都的西京。

我曾經到過故都北京，新都南京，現在又有了在陪都西京少住的機會，我覺得是幸福的，我急切地需要細細領會這裏的偉大，抱着滿腔的熱情。

但是淒涼的秋雨繼續不斷的落着，把我困住了。西安的建設還在開始的尖梢上，已修未修和正在修築的街道泥濘難走。行人特殊的稀少，雨天裏的店舖多上了

牌門。只有少數沉重呆笨的騾車，這時當做了鐵甲車，喀輾喀輾，忽高忽低，陷沒在一二尺深的泥濘中掙扎着，搖擺着。一切顯得清涼冷落。

然而只要稍稍轉晴，甚至是細雨，天空中却起了熱鬧，來打破地上的寂寞。

「哇……哇……」

天方黎明，穿着黑色禮服的烏鴉就開始活動了，在屋頂，在樹梢，在地坪上。

接着幾十隻，幾百隻，幾千隻集合起來，在靜寂的天空中發出刷刷的拍翅聲，盤旋地飛了過去。一隊過去了，一隊又來了，這隊往東，那隊往西，黑雲似的在大家的頭上蓋了過去。這時倘若站在城外的高坡上下望，好像西安城中被地雷轟炸起了沖天的塵埃和碎片。

到了晚上，開始朦朧的時候，烏鴉又回來了，一樣的成羣結隊從大家的頭上刷了過來，彷彿西安城像一頂極大的網，把牠們一一收了進去。

這些烏鴉是長年住在西安城裏的；在這裏生長，在這裏老死。牠們不像南方的



寒鴉，客人似的，只發現在冷天裏，也很少披着白色的領帶牠們的顏色和叫聲很像南方人認爲不祥的烏鴉，然而牠們在西安人却是一種吉利的鳥兒。據說民國十九年西安的烏鴉曾經絕了跡，於是當年的西安就被軍隊圍困了九個月之久，遭了極大的災難。而現在西安是已經被指定作爲國民政府的陪都了，所以烏鴉一年比一年多了起來，計算不清有多少萬隻，豈非是吉利之兆。

牠們住得最多的地方，是近頃修理得煥然一新，石柱上重刻着「文武官吏到此下馬」的城南隅孔聖人的廟裏，和牠的後部黑暗陰森得使人毛骨竦然的碑林，其次是在城北隅有着另一個堅固堂皇的城堡，被名爲新城的綏靖公署，再其次是隔在這兩個大建築物中間，一個由西北大學改爲西安高中，一個由關東書院改爲西安師範的學校裏。這幾個地方，空處最多，最冷靜，樹木也最多，於是烏鴉們便在這裏住着。

牠們並不會自己築巢，到了晚上，牠們只是蹲在樹梢間，草地上，屋檐下，階石上。

秋天將盡，各處的樹葉開始下墜的時候，各機關的庶務恨牠們不作一次落盡掃不勝掃，便派了幾個工人，背着很大的竹竿，連碧綠的樹葉和細枝也做一次打了下來。於是到了晚上，烏鴉便都躲到簷下去了。然而太多了，擠不勝擠，有些遲到的，只好仍縮做一團，貼在赤裸的樹枝上，下起雪來，也還在那裏過夜，幸虧牠們是有毛的。有時無意中有人走過去，或者聽到了什麼聲音，只要有一隻在朦朧中吃了驚，刷的飛到別處，於是這一處的安靜便被攪翻了，牠們全都飛動起來。

然而在白天牠們却和人很親近，而人也並不把牠們當做異類看待。牠們常在滿是行人的最熱鬧的街道上出現，跳着，立着，走着，有時在販子的担子旁望着，販子看牠們站得久了，便喃喃地丟給牠們一些食物。

西安人引爲美談的是，牠們和城門的衛兵最是知己。早晨城門未開，牠們是不出去的，晚上牠們沒有統統回來，衛兵是不關城門的。雖然牠們進城出城是在城牆上飛過，但完全依照着城門開閉的時間。

這裏完全是烏鴉的領土。中國國民黨要人邵元冲被命西行的時候，據說在甘肅境界的某一個山上見到了一種數千年不易一見的仙鶴，認為是國家禎祥的徵兆，曾經握着生花的筆揮就了幾首詠鶴的詩，登載在各地的大報上，至今傳為名句，但惜他經過西安的時候，沒有留下詠烏鴉的詩句，可謂憾事。

## 二 幻覺的街道

天氣靜定了，街道乾燥了，我開始帶着好奇的眼光，到這個生疏的景仰的陪都的街道上去巡禮。

果然我的眼福頗不淺，走到東大街的口子，新築的遼闊的馬路，和西邊巍峨的鐘樓以及東邊高大的城門便都莊嚴地映入了我的眼簾，我不禁肅然起敬了，彷彿覺得自己又到了故都北平的禁城旁。馬路上來往的嗚嗚的汽車，叮噠叮噠的上海

包車式的人力車，兩旁轆轤地攪起了一陣陣煙塵的騾車，以及寬闊的磚階上來往如梭的行人——這一切都極像我十年前所見的北平。

東大街是西安城裏最熱鬧的街道，豈止兩旁開滿了各色各樣的店舖，就連店舖外面的人行道上也擺滿了攤子。這些攤子上擺着的是水菓，是鍋盔，是臘肉，是雜貨，是布匹，是古董……

而其中最多的是鑿的，磁的，玉的，比酒杯大，比茶杯小的奇異的瓶子和盅子，其次是銅的，鋼的，鐵的，比鑽子長的挑針，短短的彎形的剔刀和圓頭的槌子，隨後是三寸高的油燈，一寸多高的長方形的花邊的木的或銅的盤子……

我彷彿覺得自己走到了小人國裏，眼前的鐘樓在我的腳底下過去了，熙熙攘攘的人類全成了我腳下的螞蟻，一路行來，不知怎樣忽然到了南院門陝西省黨部的高大的牆門口——於是我清醒了，原來依然在歷代帝皇建都的所在被指定為陪都的西京。

我定了定神，帶着好夢未圓的惆悵的神情，低着頭，在黨部的門口，一處圓形的花園似的圍牆外轉起圈子來。

但這裏圍牆又是矮小的，不及我膝蓋的高，蹲在圍牆外的人物又成了小人國裏的人物，他們面前的瓶子，盅子，挑針，剔刀，槌子，油燈，盤子，亮晶晶地發着奇異的光輝，比我一路來所見的更加精緻，更加美麗了……

「怎麼呀……」我用力從喉嚨裏喊了出來，睜大着眼睛。

我又清醒了。我仍在被指定為陪都的西京。不知怎樣的天色已經朦朧起來，我已經走到了一條不認識的偏僻的巷子裏，我不覺起了恐慌，辨不出東西南北兩旁住家的大門小門全關得緊緊的。

忽然間，前面的燈光亮了。是在地平線上，淡黃色，忽明忽暗。

「着了魔了不成！」我敲敲自己的額角，不相信那是鬼火，放膽地朝前走了去。

「吱……吱……」

我聽見了一種聲音，聞到了一陣氣息，隨後見到了一家大門口橫躺着兩個襁褓的乞丐，中間放着的正是我一路所見的那些小玩意似的器具，只少了一個盤子。我站住了腳，皺着眉，用力往黑門銅環上望去，模糊中看見上面寫着兩個熟識的大字「彭寓」。

哦，我記起來了，我曾經在這裏走過，見到一輛汽車在這門邊停下，據說就是省政府委員的住宅。這條巷子彷彿叫做什麼永居巷吧？

我現在認識路徑了，一彎一轉，到了一條較小的街道。

天雖然漸漸黑了下來，左右還有許多沒有招牌的小店舖正點了燈，在鍋邊忙碌着的櫃台上裝油酒似的瓦缸裏取出或放入一些什麼東西，櫃外站滿了人。

一種特殊的氣息從這些小店舖的鍋灶上散佈出來，前後相接的迷漫住了一條極長的街道。

我覺得醉了，兩腳踉蹌地跑進了一個學生的家裏。

「請請，躺下，躺下……不遠千里而來，疲乏了，興奮興奮……」

學生的父親端出了一副精緻的禮物，正是我一路來所見的那些玩意，放在炕上，把我拖倒，給了我一塊磚泥的枕頭，開始用挑針從翡翠的盅子裏挑出一點流質來，於是這流質便在燈火上和他搓捻着的手指間漸漸地乾了，大了，圓了。

「不會，不會，從來不曾試過，」我說着站了起來。

主人也站起來了，他憤怒地拿着一支木槍，向我擊了下來，大聲的喊着：

「不識抬舉的東西……因為你是我兒子的先生，我才拿出這最恭敬的禮物來……」

我慌忙逃着走了。

前面是車站，我一直跑了進去。

「檢查檢查！」武裝的警察背着明晃晃的槍刀圍了上來，奪去了我手中的皮

包。

「查什麼呀？」我大膽地問。

「煙土！」他們瞪着眼說，隨後裏外翻了一遍，丟在地上說：「滾你的蛋！」

我慌忙拾起，往裏走了去，相隔十步路又給人圍住了。那是掛着禁煙委員會的徽章的。

「剛才檢查過了，」我說。

「不相干！」他們又奪去了我的皮包，開了開來，貓兒似的用鼻子聞了幾次，用刀子似的長針這裏那裏鑽了幾個洞，隨後又擲在地上，說：「走！」

我於是進了站去買票了。

「檢查！」但是車站的職員又把我圍住了。

「關你們什麼事！」我憤怒得叫着說。

「滾開！——上司命令……」他們把我的皮包丟進房裏，把我一腳跌出了車

站……



我清醒了。我已經到了我的寓所。妻子孩子，全在這裏，不復是在幻覺中了，仍然在被指定的陪都裏。

『什麼事，這樣遲呀？』妻問了。

『唉！』我只嘆了一口氣，順手拿起一張西京的報紙來解悶。

『胡說！』過了一會，我笑着說了把報紙提給妻看。

那上面登載着一段荒唐的新聞說是西安某一條巷子，姓某名某的寡婦，平常酷愛一隻黑白相間的花貓，數日前因事他去，留貓在家，日前回來，貓竟奄奄一息了。給牠水喝，給牠饌吃，牙關緊閉，一無辦法，某寡婦把牠放在炕上，陪着眼淚，哽咽不能成聲，燒起煙來解悶。幾分鐘後，貓兒忽然活了，後來才知道牠是煙味上了癮的。

『難道不曉得跑到人家的門口去？』妻說，『那裏聞不到煙味！』

我靜默了，不想立即把剛才的幻覺告訴她，怕她擔憂我的健康。

一九三五年一月開發了數年的西北巨大的唯一的建設完成了：隴海鐵路已經由潼關西引了幾百里到了西安。

現在全城鼎沸了政府當局爲西北人民造福利的大功告成，得意自不待說。站在文化前綫的報紙出增刊來慶祝也是例有的事從未見過這怪物的男女老少也□然都從屋角裏跑到了車站，成千成萬的圍觀着，嘖嘖地嘆羨着那世界上的奇蹟。

「鳴……鳴……鳴……」

牠帶來了擁擠的旅客，山一樣的貨物。

於是西安就突飛猛晉的變成了物質文明的都市。最先增加起來的是旅館飯店，隨後是洋房子大商店最後是金碧輝黃的電影場和妓院。

因着最高軍事領袖的幾次蒞臨中央代表的掃墓祭祖和偉人名流的參觀調

查，西安城中的各主要馬路也迅速地修築起來了。

噤哩咕嚕噤哩咕嚕馬路上充滿了異樣的方言。

於是冬去春來春去夏來半年之中西安城裏人滿了。於是蒼蠅也多了。

噤噤噤噤噤噤噤

飛進了窗子，飛進了門戶，坐在凳子上，伏在桌子上，躺在床舖上，掛在牆壁上，你來了牠走了，你走了牠來了，喝你的茶，吃你的飯，隨後粘在你衣上，站在你頭上，扯你的耳朵，拍你的眉毛，摸你的鼻子，吻你的嘴唇……最先是灰黑色的小的，隨後是芝麻模樣起斑點的大的，最後是紅頭綠背的肥胖的……或則長襟短袖鬚髮蓬鬆，像年青的舞女，或則西裝革履，輕揉活潑，像摩登的男子，或則長袍馬褂，嚴詞厲色，像老年的政客……或作婀娜的媚態，或作蹣跚的姿勢，或作危坐的模樣……有些突着臀部，有些挺着腰背，有些翹着鬚髭……

噤噤噤噤噤噤噤……

自外而內，自內而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左而右，自右而左，前後絡繹往來交織，紛忙雜亂，叫囂喧嘩……忽作散兵形，忽作密集隊，忽從天花板上擲下炸彈，忽從痰盂中轟起地雷一眨眼間，到處都是槍彈的痕跡……

『活不成啦，活不成啦！』大家都嚷了起來。

於是我得化錢了：紗窗，門簾，臭藥水，蒼蠅拍，一咕兒辦來了一大批。

門窗全關上了，我們開始了總攻擊。

拍拍拍，拍拍拍……

桌上，凳上，牆上，地上，一個一個，一堆一堆，黑的膿漿，紅的膿漿，斷頭的斷頭，破肚的破肚，血肉模糊，屍如山積。

隨後掃的掃，揩的揩，房內就顯得安靜而清潔。

但這也只是一時過了不久，一批新的隊伍又襲入房裏了。從破洞裏，從門縫裏，被人帶了進來，被器具載了進來。

於是第二次攻擊又開始了，於是第三次攻擊又開始了……一天到晚忙個不停。

而蒼蠅仍佔據着各個城堡，各個碉樓，各個山崗，各個戰壕……隨時向人襲來。我們陷入了困苦的境況中：這個肚痛了，那個嘔吐了，這個下痢了，那個發熱了，這個……

於是我們去找牠們的大本營，發現在廁所裏。原來已經有半個月以上沒有糞夫來光顧了。

兩個小小的前後院裏住着六個浙江人，三個山西人，六個陝西人，而廁所只有一個，廁所裏的糞坑只有兩個，小便是沒有東西盛的，因為糞夫不要濕的肥料，因此滿地都是一潭潭汪洋的尿，大家走不進去了，便不復到裏面的糞坑上大便，這裏那裏隨地蹲下排洩，一直到了廁所的門邊。

從前彙集這些卷宗的大坑是在偏僻的城南隅，下馬陵的附近，最近因為董仲

舒的墓就在那邊，搬到南門外去了，路遠了好幾里。清早城門未開，糞夫不能進出，城門開了，來往人多臭氣冲天，有礙衛生。於是就指定了每天的下午爲挑糞的時間。然而糞夫不多，一個人又只能挑小小的兩桶，約四五十斤重量，所以遠一點的地方就沒有糞夫來了。

我們的大房東是陝西人，二房東是山西人，大家不管，我們只得自己到門口去守候糞夫的經過。

一天兩天，每日輪流站在門口，終於不見糞夫的影子。第三天，我站了一點鐘之後，忽然迎面來了兩個警察，穿着新製的雪白的帆布制服，到我們門口站住了，望了一望地上，望了一望門牌，瞪了我一眼，命令我了：

「門口灰土這樣厚，趕快打掃打掃，清潔要緊！」

我明白了，原來他們的雪白的領子上是釘着金黃燦爛的銅牌，上面刻着「清潔檢查」四個字的。而現在，政府正在舉行清潔運動的時候。

『清道夫幹什麼去啦？要我們自己來掃！』我有點生氣的說。『掃了又叫人家倒到那裏去？那裏是垃圾堆呢？』

『出這巷口，往東轉彎，走完了一個長巷，再轉個彎，垃圾堆就看見啦！怎麼不知道……！』

『我的天！』我叫苦說

『清道夫不多，須得自己動手，不看見每家店舖都有一把大掃帚，一把鐵鏟，晴天雨天，無論下雪，都是自己動手嗎？』他繼續着說，有點憤怒的口氣。『現在赤痢橫行，霍亂快到，看你這個讀書人……』

『哈哈！』我大聲笑着說。『赤痢霍亂，白喉，傷寒，什麼防疫針已經注射過啦，只是廁所裏的東西，勞你們的駕，挑了出去吧……！』

『你姓什麼？什麼名字？門牌是……！』另一個警察憤怒地一而在手摺上寫着字，一面望了望門牌，望了望我的全身。隨後轉過身，朝着巷口舉起手來。

我給他窘住了。那邊正是一些整隊檢查清潔的童子軍，男女小學生。倘若他們果真走了來，像我這樣年紀一個人受這些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的裁判，是當不了的。我正窘迫間，大房東忽然走出來了。

『什麼事，鬧嚷嚷的？』他大聲的問，從玳瑁的鏡子裏，豎起了一只圓眼，翹着八字鬚，挺着大肚子，戴着一頂拍拉帽，穿着一件紡綢長衫，握着烏黑的手杖，儼然威風凜凜。

警察呆了一呆，囁嚅地說：

『是來檢查清潔的……這位先生……』

『我要他們把毛廁裏的東西挑出去呢！』我說。

『可不是！多少日子不見糞夫啦，講什麼清潔！拿我的名片去。』大房東說着從衣袋內掏出一只光亮的小皮夾，抽出一張滿是頭銜的名片來，『給我帶給局長，叫他趕快派人來，把我的毛廁打掃干淨啦！——我是省政府的參議！』



警察接了片子，立刻合上腳跟，挺直身子，行了一個敬禮，隨後垂着手，呆木地站住了，口中喃喃的說：

『是是！』

『走吧！』參議官揮一揮手，隨後看他們走了幾步，便轉過身來，和氣地對我說，『真不成樣，毛廁這許久不來打掃，你不提，我倒忘記啦……回頭見，回頭見！』他走了。

兩點鐘以後，糞夫來了，一担又一担，一共四次，酒錢是每担一毛。

於是毛廁清潔了，我們又把煤油，臭藥水，煤灰，一齊撒了下去。

蒼蠅彷彿減少了一點，但一兩天後又多了，毛廁也開始骯髒了，陝西人和山西人已經養成了習慣，不願蹲在坑上，只是一進廁所的門，便隨時排洩下來。

三次四次以後，我們完全絕望了。蒼蠅的大本營不但在我們的廁所裏，而且在兩邊隣居的院子，而且還在門口的巷子裏。

原來因為糞夫不要小便，西安的居民們除了白天隨意方便外，夜裏排洩出來的是用瓦罐盛着的，到了天明，大家便把牠潑在巷子裏，天晴的時候牠和灰土混合了起來，天一下雨，下面沒有水溝，牠便和雨水混合在一處，一潭一潭的好幾天不會乾，等到太陽一出來，我們可以看見連潭裏的太陽也變成了橙黃的顏色，同時聞到一種刺鼻的氣息。

#### 四 黃帝的苗裔

人家分析我們中華民族的社會制度，說是以家族為本位，其實我們最是數典忘祖的子孫。我們平日雖一年數次或至少一次，作祀祖祀宗的祭典，在牌位下或供桌前下跪磕頭燒紙錢，而至於近來的文明的鞠躬脫帽獻花圈，實際上這些只是例行的公事拿這些舉動做個榜樣，叫自己的兒孫來孝敬我們自己，而我們自己却很少人能夠記得我們曾祖父以上的名字，遑論他們的事業和精神。

「你是誰家的子孫呢？」

一生中很不容易遇到這樣的問話，也不容易想到這個問題。然而一經道破，我們也就啞然失笑了。

原來我們是黃帝的子孫。

然而我們明白雖然明白，模糊却還依舊模糊。他離開我們有多少年了？我們是他的第幾代子孫？這筆賬似乎連數學家也不好算。於是近頃一些小聰明的史家便索性偷個大懶，上自黃帝的祖宗，下至黃帝的子孫禹王，給一筆勾消了，說他們都是傳說中的人物。

而我們也就不關痛癢，馬馬虎虎的不去研究，一生忙忙碌碌的只是爲的吃飯問題。

幸而現在有人給我們查出來了：黃帝的墳墓是在陝西省中部縣。

於是當今國難日急，版圖變色，亡國滅種之禍迫於眉睫之時，國民政府特派大

員西上致祭了。這是一件最偉大最嚴肅也是最困難的事情。由西安到中部縣的車路崎嶇萬狀，而且無水可喝無飯可吃，據說一路還須帶重兵步步開路最後我們的代表終於嘗盡了困頓艱險，朗誦了莊嚴的誓詞，又帶了許多慷慨激昂的五七言詩句回來。

於是這烘烘烈烈的大事把我這個不肖不賢的子孫也驚醒了，原來我的身體內也有着黃帝的血液的，於是我便出了一個「述黃帝之功績」的題目給學生做。我的學生有的被稱爲「長安乾板」有的被稱爲「藍田鬼」「郃陽鬼」有的被稱爲「刁蒲城」，「野渭南」粗看起來，彷彿都是沒出息的孩子，但做起文章來却青出於藍，或曰「黃帝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或曰「軒轅複姓，亦爲帝鴻氏」或曰「軒轅姓公孫，或言姓姬」或曰「軒轅在今河南新鄭縣」或曰「涿鹿山名，在今直隸涿鹿縣東南」或曰「宣化縣東南有涿鹿山」或曰「黃帝國於有熊，故亦曰有熊氏，即今河南新鄭縣祝融之墟」或曰「黃帝誅蚩尤於涿

鹿，都於涿鹿之阿，」或曰「蚩尤者，黃帝時之諸侯也，」或曰「蚩尤者三苗也，」或曰「蚩尤者九黎也，」或曰「命蒼頡爲史，制六書，」或曰「風后衍握奇圖，制陣法，」或曰「帝定律呂作內經，在位百年而崩，」或曰「蚩尤作大霧，帝爲指南車破之，遂戮蚩尤，在位百年而崩，」或曰「凡宮室器用衣服貨幣之制皆始於黃帝時，帝在位百年而崩，」……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然又引經據典，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彷彿是一部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然而學校裏的圖書館由鐵將軍把門以來已有幾年了，裏面幾十萬的遺產發霉的發霉，生蛀虫的生蛀虫，從來不肯洩露出消息來，他們又怎樣找到這許多參攷呢？……我沒辦法了，無從着手批改，只覺得篇篇都是琳琅滿目，救國救民之詞，便一路用紅圈連了下去，最後都給他們一句鼓勵話：「不愧爲黃帝的苗裔！」或則「真正的黃帝的苗裔！」而且暗暗祝他們比黃帝還長壽。

這鼓勵與祝禱顯然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尤其是距離黃帝的陵寢，以及周秦漢唐歷代聖武皇帝的陵寢不遠的所在，出產各色各樣的古代的碑石銅器泥磚

的文化發源地，今日開發中的陪都西京，常在烈炎底下聽江亢虎博士一類名流的冗長的演講，忘記了自己的腳已經站瘦了的黃帝的嫡系子孫，都能比我們還深明大義，養成了長期的忍耐性，淡視了現在的痛苦，睜着光芒萬丈的眼睛注視着未來，以最大的決心求永久的和平，不管我們這批師長是發條也好，彈簧也好，輪盤也好，螺釘也好，烤饅也好，鍋盔也好，白粉也好，蒜頭也好，隨我們一天到晚裏裏外外麻將牌九，撲克，煙土，私娼，官妓，吃餅，揩油，自由選擇得其所哉，他們只是臥薪嘗膽，努力前途。

『噠噠噠……』

烏鴉們還沒醒來，號聲動了，我們堅強結實的未來的英雄們便在冰天雪地裏集合了起來，穿着一身灰色的棉制服，不發抖，不喊冷，挺着腰，靜靜地等待着軍事教官在朦朧中的點卯。

『有……有……有……』一片宏亮的聲音打破了未明的靜寂，連烏鴉們都

給嚇走了。

接着就是『一——二——一——二』的齊口同聲的吆喊，以及嘩嘩嘩嘩的腳步聲。

隨後號聲又響了，一碗麵湯，幾個饅頭，一碟醋，一碟辣椒，一碟鹽，一碟蒜頭，狼吞虎嚥的依照了軍事訓練的規定，幾分鐘內結束了。隨後過了幾分鐘，啞聲的古鐘響了，鈴聲響了，大家就一一的走進了課堂，伏案恭聽留聲機的吶喊。兩點鐘後，號聲又響了，現在是課間操。接着兩堂課，又是一陣午餐的號音。打了一會瞌睡，鐘聲和號聲一齊響了，上課的上課，上軍操的上軍操，上體操的上體操，再過一點鐘便是強迫的課外運動，訓育員鎖上了寢室，自習室的門，到操場裏去點名，記分，一直到天黑。接着晚餐完畢，寢室的門又被鎖上了，把大家趕到了自習室。兩點鐘後又被趕到了寢室，幾分鐘內脫衣上床熄燈。校長，主任，軍事教官，值週級任在門外偷偷地徘徊着，聽誰在講話，或看書，便拍拍窗子，記了下來，明日公告記過，把教科書參攷書掃到了醫室外。

這樣的一天一天過去，夏天將要開始，我們的未來的英雄成羣結隊的坐着火車走了，去學習軍事的知識。三個月後練得體強力壯，懂得了一切軍事的技術，習慣了舉手立正的敬禮。

於是救國救民的大事業就要開始了。



## 孩子的馬車

爲了工作的關係，我帶着家眷從故鄉遷到上海來住了。收入是微薄的，我決定在離開熱鬧的區域較遠的所在租下了兩間房子。照着過去的習慣，這裏是依然被稱爲鄉下的，但我却很滿意，覺得比那被稱爲上海的熱鬧區域還好。這裏有火車，有汽車，交通頗方便。這裏有田野，有樹木，空氣很新鮮。這裏的房租相當的便宜，合於我的經濟情形；最後則是這裏的鄰居多和我一樣的窮困，不至於對我射出輕蔑的眼光來。

於是我住下了，很安心地，而且一星期之後，甚至還發現了幾個特點，幾乎想永久的住下去了：第一是清靜，合宜於我的工作；其次是樸素，合宜於我的孩子們的教養；再次是前後左右的鄰居大部份是書店的編輯或學校的教員，頗可做朋友的。

但是過了不久我不能安靜地工作了。

『爸爸爸爸！……我的兩個孩子一天到晚地叫着，扯我的衣服，推我的椅子，爬到我的桌子上來，搶我的紙筆，擾亂我工作。』

爲的什麼呢？

『去買一個汽車來，紅紅的像金生的那樣！』

這真是天曉得，我那裏去弄這許多錢？房租要付，衣服要做，飯要吃，每天還愁着支持不下來，却斜刺裏來了這一個要求。

『金生是誰呀？』

『六號的小朋友！』他們已經交結下了朋友了。『紅紅的兩個人好坐的，有玻璃，有喇叭——……！』

這就夠了，我知道那樣的車子是非三十幾元錢不辦的。

『去問媽媽，我沒有錢。』我說。

他們去了，但又立刻跑了回來，叫着說：

『問爸爸呀！媽媽說的！』

我搖了一搖頭：

『我沒有錢。』

於是他們哭了，蹬着腳，揮着手，扭着身子，整個的房子像要被震動得塌下來了似的。

『好呀，好呀，等我拿到錢去買呀！現在不准鬧』我終於把他們遏制住了。

但這也只是暫時的。第二天，他們又鬧了，第三天又鬧了，一直鬧了下去，用眼淚，用叫號，彷彿永不會完結似的。

『唉，七歲了還這麼不懂事，』妻對着大的孩子說。『你比妹妹大了兩歲，應該知道呀！買這樣貴的玩具的錢，可以給做你許多漂亮的衣服呢！』

『那你買一個腳踏車給我，像八號的！』大的孩子回答說，他算是讓步了。

『好的，好的，等爸爸有了錢，是嗎？』妻說，對我去了一個眼色。

我點了一點頭。

但這也是不可能的。像八號的孩子那樣，就要八九元，而且是一個人坐的，買起來就得買兩隻。這希望，只好叫他們無限期的等待下去了。夏天已經來到，蚊子嗡嗡地叫了起來，帳子還沒有做。我的身上的夾衣有點不能耐了。兩件半新舊的單衫還寄在人家的屋子裏。今天有人來收米賬，明天有人來收煤賬。偶然預支到一點薪水，沒有留過夜，就分配完了。生活的重担緊緊地壓迫着我，透不過氣來，我終於發氣了，有一天，當他們又來擾亂我的工作時候。

『滾開！』我捻着拳頭，幾乎往孩子的頭上打了下去，一面憤怒地說着，忘記了他們是孩子。『不會偷，不會盜，又不會像人家似的向資本家討好，我到那裏去弄這許多錢來呀……』

孩子們害怕了，這次一點也不敢哭，睜着驚懼的眼睛，偷偷地溜着走了出去。

他們有好幾天不曾來擾亂我的工作。尤其是大的孩子，一看見我就遠遠地躲了開去，一天到晚低着頭沒有走出門外去。我起初很滿意自己的舉動，覺得意外地發現了管束孩子的方法，但隨後却漸漸看出了我的大孩子不但對我冷淡對什麼人都冷淡了，他變得很沉靜，沒有一點笑臉。他的眼睛裏含着失望的憂鬱的光，常常一個人在屋角裏坐着，翕動着嘴唇，彷彿在自言自語似的。

『爲了一個車子呵，』有一天，妻對我說。『這幾天來變了樣子連飯也不大愛吃，昨夜還聽見他說夢話，問你要一個車子呢！』

我的心立刻沉下了，想不到一個小小的孩子對於自己的欲望就有着這樣的固執。真的，他這幾天來不但胃口壞的很，連顏色也變黃了。肌肉顯然消瘦了許多，額上，頸上和手腕上都露出青筋來。這樣下去是可怕的，我這個做父親的人須得實現他的希望了，無論怎樣的困難。

『好了，好了，爸爸就給你去買來，好孩子，』我於是安慰着孩子說，『但可只有

一個和妹妹分着騎，你是哥哥不能和她爭奪的聽話嗎？」

他的眼中立刻射出閃爍的光來，滿臉都是笑容，他的妹妹也喜歡得跳躍了。

「聽話的！我讓妹妹先騎！」大的孩子叫着說。

於是我戴上帽子，預備走了，但妻却止住了我：

「你做什麼要哄騙孩子呢？回來沒有車子，不是更使他們失望嗎？你袋袋裏不是只有兩元錢了，那裏夠買一輛車子呀？」

「我自有的辦法，」我說着走了，「一定給買來的。」

我從報上知道有一家公司正在廉價，說是有一種車子只要一元幾毛錢，那末我的孩子可以得到一輛了。

那是一種小小的馬車，有着木做的白色的馬頭，但沒有馬的身子，坐人的地方是圈椅的形式，漆得紅紅的，也頗美麗，輪子是鐵的，也有薄薄的橡皮圍着。

「是犧牲品呢！」公司裏的人說。「從前差不多要賣四元，現在只有二輛了。」

我檢查了一遍，尚無什麼損壞，便立刻付了一元七毛半的代價，提着走了。

來去的時間相當的長，下午二時出門，到得家裏已是黃昏時候。兩個孩子正在弄堂外站着，據說是從我出門不到半點鐘就在那裏等候着的。

『啊，車子啊，車子！』他們遠遠地就這樣叫着，迎了上來。到得身邊，一個抱住馬頭，一個扳住圈椅，便像要把牠拆成兩截一樣。

『這車子，比人家的怎麼樣呀？』我按住了他們的手，問着。

『比人家的好！比人家的好！這是個馬車，好看，好看！』兩個孩子一致的回答說，歡喜得像要把牠吞下去了似的。

『可不能爭奪，一個一個輪着騎呢，聽見嗎？』

『聽見的。』

『誰先騎？』

『妹妹先騎吧。』大孩子說着放了手，但又像捨不得似的，熱情地親愛地摸了

一摸那馬頭上的鬃毛，然後才悵惘地紅着臉退了開去。

我不能知道他是怎樣克服他自己的，我只看見他的眼睛裏亮晶晶地閃動着淚珠。他的心顯然在強烈地跳躍着。

我發現這輛車子夠好了，牠很輕快，沒有那汽車的呆笨而且給大孩子騎不會太小，給小孩子騎不會太大。他們很快的就練習得純熟了。

『得而得而！』他們一面這樣喊着，像是騎在真的馬上一樣。

這是我的大孩子記起來的，他到過北方，看見過許多馬車和騾車。現在他居然成了沙漠上的旅行者了。而且他還很得意，說是六號的小汽車不如這馬車。

『我的好！』我聽見他在和六號的孩子爭執說。

『我的是汽車呀！』六號的孩子說。

『我的是馬車得而……』

『是匹死馬呀！』



「是個假汽車哩！」

「看誰跑的快！」

「比賽——一，二，三！」

我看見馬車跑贏了，汽車到底是呆笨的，鐵塔鐵塔，既會響又吃力，不像馬車的輕捷，尤其是轉彎抹角，非跳出車子外，把牠拖着走不可，尤其是跳進跳出，只能像紳士似的慢慢的來，不然就鉤住了衣服，鉤住了腿子。

我和妻都非常喜悅。我們以前總以為窮人的孩子是沒有享受幸福的命運的。

「早曉得這樣，早就給他們買了，」我喃喃的說。

我從此可以安靜地工作了，孩子們再也不來擾亂，他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那車子，甚至連飯也忘記吃，沒有心思吃了。

然而這樣幸福的時間，却繼續得並不久。不到十天，那輛小小的馬車完結了。

我聽見孩子在街堂裏尖利的哭號的聲音，跑出去看時，這輛馬車已經倒在地。牠的頭可憐地彎曲着，睜着損傷的眼睛彷彿在那裏流眼淚，牠的前面的一個鐵輪子折斷了，不勝痛苦似的屈伏着。大孩子剛從地上爬起來，手背流着血。

『是他呀！他呀！』我的五歲的小孩叫着說，用手指指着。

那是六號的小孩。他坐在他的汽車裏，睜着憤怒的眼望着我的孩子。

『是他來撞我的！』他說。

『是他呀！他對我一直衝了過來！』我的大孩子哭號着說。『他恨我的車子跑得快！』

『要你賠！』小的孩子叫着說。

『你把我車頭的漆撞壞了，要你賠！』

他們開始爭吵了，大家握着拳，像要相打起來。

『算了，算了，』我叫着說，『趕快回家！』

「我早就說過，買車子不如做衣服穿！果然沒幾天就撞壞了！」妻也走了出來說。「沒有撞壞人，還算好的呀！」

我們拖着那可憐的馬車，逼着孩子回到了家裏。好不容易才止住了大孩子的哭泣，細細檢查那輛馬車，已經沒有一點救濟的辦法，只好把牠丟到屋角去。

「一定是原來就壞的，所以這樣便宜哪！」妻說。

「那自然，」我說。「即使不壞，也不會結實的，所以是犧牲品呵。這十天來也玩得夠了，現在就廢物利用，把木頭的一部份拆下來燒飯吧。」

「那不能！」大孩子着急地叫着說，「我要的！」

他立刻跑去，把那個歪曲了的馬頭抱住了。許久許久，我還看見他露着憂鬱的眼光，翕動着嘴唇，在低聲的說着什麼，輕輕地撫摸着他所珍愛的結束了生命的馬車。

一連幾天，他沒有開過笑臉。

## 戰場

一個用厚紙版做成的方盒子，每邊八吋長二寸高，分隔成了二層，上面用玻璃蓋着。這分隔着盒子的紙版上畫着彩色的圖畫：煙火迷漫中，一些兵士分別控制着一輛坦克車，一架野砲，一架高射砲，一架重爆擊機，一架機關槍，一輛鐵甲車，一道城牆。這七處有七個小洞，表示着佔據這些兵器和要塞的意義。牠們的周圍和附近又有七個大的圓洞，挖在紅十字的中心，表示着失敗的意義——是負傷，輕傷，重傷和戰死。左下角一條通底層的斜坡，是上戰場的道路。從這裏出來的七個銀色的亮晶晶小球，便是全圖佔領那六種兵器和一個要塞的戰士。

人用兩手握著這盒子，傾側着，偏斜着，便把這七個銀色的戰士滾上了戰場；隨後輕輕地簸動着，牠們就在高射砲，坦克車，重爆擊機等等的砲火中轉動了起來，或

負傷，或戰死，從較大的洞口落下了底層；或佔領了要塞，或佔領了鐵甲車，安定在較小的洞口。

底層是黑暗的。要光明，須上戰場。但戰場上是危險的，佔領不到一種兵器或要塞，便須受傷或戰死，陷落在黑暗的地獄裏。這戰場上沒有安全的地帶，除了佔領以外，沒有凸凹不平之處可以躲藏停滯，即使在四邊的角度裏，也接近着死傷的門路。

左下角正滾動着一個巨獸似的坦克車，伸着好幾只砲口對着不同的方向猛擊着，可以看見四飛的塵埃和血肉模糊的人身的碎片。左上角有人架着高射砲，對着天空轟着已經有一架被毀的飛機倒着機身，帶着火焰朝地上滾了下來。右上角的城牆又高又厚，誰要支起雲梯，誰就會被城上的兵士擊下地來。右下角有人架着機關槍，在猛烈地掃射着遠處的綠色的樹林，給點上了火了。在這戰場的中心活動着的是野砲和鐵甲車，在上空翱翔着的是重爆擊機。到處都能地發着火，響聲，打破了耳鼓，煙火蒙住了視線，地在發抖，天在崩塌。

這七個戰士露着慘白的臉色顫慄地在砲火下滾動着。牠們沒有一刻停留，沒有一刻休息，忘記了飢餓和冷熱，一會兒穿過了鐵甲車的輪下，一會兒偷到了機關槍手的後面，一會兒繞着城牆，一會兒鑽到了野砲的底下，在爆裂的砲火中掙扎着。牠們忽而互相緊貼着擁抱着，忽而四散滾動着，忽而成排地奔跑着忽而結成了兩個三個的隊伍，忽而互相擁擠着，擊撞着，牠們失了知覺，發了瘋，旋轉着，旋轉着……

在這戰場上，沒有父母子女，沒有親戚朋友，沒有眼淚和微笑，沒有感情和理智。在這戰場上，只看見煙火，血肉和塵埃，只聽見爆炸，崩塌和吶喊。在這戰場上，生命成了一粒微小的灰塵，頃刻間就崩潰消失在空氣裏。在這戰場上，只有佔領或死亡……

這七個銀色的戰士跳躍着，滾動着，東西擊撞着，很快的就受傷的受傷，戰死的戰死了。

牠們的生命是操在那握着盒子的兩隻手裏，兩隻巨大的有着深刻的條紋，粗

黑的汗毛，堅硬的指甲的手，或者兩隻嫩白的柔軟的纖細的女人的手，或者兩隻豐肥的紅潤的孩子的

手。  
當這些巨大的手，纖細的手，紅潤的手，一時高興，想用遊戲來娛樂自己的時候，這七個被命運註定了永久被關閉在地層裏的戰士就得重新跑上戰場，與炮火相搏擊，尋找着生或死：

## 雷

我經歷過許多危險：一次是在山洪暴發的富陽江裡，航船在狂風暴雨中折了舵，舵夫給狂流吞了去，而我們的布帆還高張着，一眨眼間，船已經轉了方向，朝着山岩橫衝了去……一次是在舟山羣島附近的海洋裡，我們坐着一隻很小的輪船，滿載着桂圓從福建駛向上海，船身上重下輕，沒風浪也搖擺得利害，一路上避竄避盜，耽延了日子，絕了糧，到得這裡又在黑夜裡遇到了颶風，一邊是島嶼和暗礁，一邊是錢塘江口的泥沙，開足了速度還依稀在原處，却又退不得，停不得，船像跳到了半空中，又突然落在海底裡，到處衝進了水，到處發出崩裂的巨聲……一次是在現今稱為北平的城裏，城外日夜轟着大炮，白天裏有飛機來襲擊，成羣地低飛在我們的頭上，一顆一顆地擲下重量的炸彈來……一次是——總之，全是威脅着我的生命許



多人的生命的。

但是我覺得過去所經歷的許多危險還不如雷聲的可怕。我很小的時候就怕雷，到現在三十幾歲了，也還怕雷，而且相信我將永久的怕牠。我現在甚至還怕夏天的來到了，因為夏天裏的雷是最多的。

如同其他的孩子們能常常遇到的一般，我的父親和母親也常常用雷來恐嚇我的，尤其是當我的碗裏的飯落到地上的時候。

『蓬蓬響雷啦！蓬蓬……』他們這樣說，還講了許多雷的故事。

我不大記得清我聽見這些話發生了什麼樣的恐懼，有沒有依從他們的願望。我至少覺得那時這些話給我的印象是很淺的，而我又是個頗為大胆，頗愛固執的孩子。

但是有一次，一個最深刻的不能磨滅的印象來了。牠使我一生中一聞到雷聲就起了超乎一切的恐怖。我此刻彷彿還是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住在那所還未被火

焚去的老屋裏，面對着窗外的天井望着。

是在夏天。剛剛響過一陣隱約的平常的雷聲。雨已經快停止了模樣。太陽照着一串一串的金綫似的雨絲。姊姊坐在我的旁邊綉花。母親在隔壁的廚房裏。

一切顯得和平安靜。

但是無意中電光忽然開始閃動了，起初很微弱，也不聽見有雷聲，只覺得陽光漸漸暗淡了下去，天色朦朧了。

我望着天井裏的雨點漸漸大了，浙瀝浙瀝地在石板上跳起了泡沫。地面上的積水慢慢地高了起來。我很高興，希望牠下得再大些，我準備雨停後脫了鞋襪走到天井裏去……

突然間，一道特別明亮的光刺進了我的眼簾，接着又閃過一道更強烈的白光，一霎眼間第三道光又來了……這次是紅的，火燄一般，照得天空、天井、房內，一片紅色……我像覺得牠一直閃進了我的心裏……我駭懼地閉上了眼睛……

在廚房裏的母親和在我身邊的姊姊同時發出了駭人的叫聲，我聽見姊姊把窗板推攏了。母親急速地把我拖上床，放下帳子，用被單蒙着我的頭，緊緊地把我貼在她心口……我覺得她的手在戰慄……我忍住呼吸，發着抖，知道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雷……雷……雷……』我隱約地聽見母親的叫聲，『不怕，不怕……我在這裏……』

隨後我在緊裹着的被單裏忽然聽見了一聲可怕的光亮……那樣的強烈，彷彿半邊的天空起了爆裂，一座石山從那裏落到了我們的天井裏。床鋪、地板、門窗、牆壁、柱棟、磚瓦……全發出了可怕的戰慄聲，像突然從地面跳到了空中……

我嚇得想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緊緊地貼着母親的心口。

但是母親却輕輕地拍着我，說：

『不怕，不怕……我在這裏……』

隨後雷聲沉寂了，她揭開被單，撫摸着我說：

『好啦，好啦……魂靈走進……』

我依然緊閉着眼睛，癱攣地握着她的手，許久許久透不過氣來。

『魂靈走進……小魂靈走進呵……』她用着更安靜的聲音說。

隨後我聽見姊姊說話了。從另一個床上走下來，把窗板推開了，我纔敢睜開眼睛，從帳子裏望着窗外的天空。

天空可怕的黑，雨點可怕的大且急。我不敢下去，重又閉上眼睛，就在母親身上睡熟了。

直至我醒來，我的心還在強烈地跳動着，眼前還閃着可怕的火簇，耳內還聽到天崩地裂的聲音。但外面却早已晴了，斜陽照着一切明亮而且安靜。牆外有許多人，在走動在談論，說是對河一家屋頂被雷打毀了。母親要出去看一遍。

『你不怕嗎？』我問母親說。

『我不怕，因為我是好人。對河一家人家是好人，一定是屋頂上住着妖怪，所以遭了雷啦。』

但是我不很相信母親的話，我記得至少她的手那時也是戰慄着的，而且從廚房裏跑來的時候，發着可怕的叫聲。

然而她又像真的不怕雷。她那時沒和我一道躲在被單裏，她坐在床邊，兩腳還是伸出在帳子外的。她抱着我，拍着我，叫我不要怕，和我不敢透氣相比，顯然她是不怕雷的了。

真的，我不明白爲什麼她不怕雷。說是年紀大，胆子大，我可不然。我沒有一年沒有一次不怕雷。每次一到夏天，看看雷聲將要起了，我總是先蒙着頭在床上睡熟了。我不能忘記那一次的火光和聲音，彷彿隨時都會重演似的。我一年一年大起來，我早已知道雷聲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電光，而且也有法避免，比之我所經歷的一切安全得許多許多了。然而我怕雷甚於怕一切危險的生活和境遇。

母親呢？她一生的經歷太平安了，反之遇到可怕的雷的次數應該是比我更多的。爲什麼她不怕呢？我不能明白。

但是有一次，我終於知道這祕密了。

那是在父親死的一天，他還沒有入殮，雷聲隱約地開始的時候，母親忽然恐怕地拿了一頂紙傘，奔到靈堂，給撐開在父親遺體的頭上。

『打雷啦……不要怕呵……我在這裏……』她嗚咽地不息的唸着。

姊姊也跪在父親的頭邊叫着：

『爹爹，打電啦……不要怕呵……不要怕呵……』

於是我也接着跪下了，重複着她們的話。

但是我知道父親是更不怕雷的，他年青的時候曾經在雷電交作的深夜裏，背着沉重的錢袋，獨自在山溪上走過路。

『電光一閃，走一步路，電光停了，站在溪中的岩石上。兩邊是很深的水呢。』父

親常常講到這歷史用着很安靜的聲音而且聲明說他一點不害怕。

於是喪事過後，我終於問母親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你說父親怕雷？』

『誰不怕雷呀？』她反問我。

『父親和你……你們都說過不怕雷的。』

母親笑了一笑。

『你先發起抖來，你的孩子們又怎樣呢？』她回答說。

我纔知道母親不怕雷的原因了。

從這時起，我也就漸漸減少了對雷的恐懼，因為我也已經有了孩子。但老實說，我還是怕雷的，而且甚於怕一切危險的生活和境遇。